



5
X

笑与死

笑 與 死



起 顧
著 仲

泰東圖書局印行

1929

笑 與 死

目 次

自序.....	1
哭泣.....	1
笑與死.....	13
寫給梅波的信.....	28
悲哀的回憶.....	39
離開我的爸爸.....	54
創傷.....	66
大阿與小阿.....	101
游浪的孤靈.....	110
付印的時候.....	127

笑與死自序

六月三日的夜，我這樣爲家庭所擯棄，爲親戚所痛恨，爲朋友所咒罵，而仍然堅決的拋棄了一切封建關係的人們，別離了天津一帶破落的農村社會，逃囚似的來到了帝國主義東方商場的上海。在上海，我依然不是什麼詩人，依然是一個面孔瘦削而黝黑的破衫一汗醜得怪難看的窮青年——當然是奇怪，我這樣的怪物，總是不忍一睹現代社會的形骸，是繼續

不斷地在和現代社會掙扎——記得我未到天津和統治階級作鬥爭以前，在上海爲了資本社會對於我們窮漢的壓榨，不能生活下去的時候，我曾塗成了一本生活的血跡，但是，生活的血跡是引起了文學界裏許多老前輩的詆毀，誰還說生活的血跡有一讀的價值？我自己也承認，生活的血跡，實在談不上什麼唯美派，談不上什麼藝術的藝術，或是自我的藝術，或是資產階級的藝術，當然，也談不到什麼無產階級的藝術！這，我在下面再來詳細申說。在這裏，我要提出來的是：「我又在苦心搜集我第二部的創作集！」這實在是對不起，我這不要臉的醜家伙又要來侮辱神聖的文藝園地！

在生活的血跡上，我有一個很深刻的矛盾，便是全集裏面的作品，是代表兩種相對的情網，在前半集，那末，是含有向着新的階段去走的意味——雖然並不是新階段的作品——在後半集裏，却完全是反流的灰色麻醉的東西。這，可以說，是一副非常滑稽的把戲。固然，我在告讀者上曾伸訴過我的苦衷，但

生活的血跡畢竟是一個破碎殘缺的集子。

生活的血跡的藝術是失敗的。在後半集的作品當然不需贅述其中的幼稚。就前半集而論，那末，有許多的陪襯——如一篇之中，由第三人稱而表現第一人稱等——實在是用不着的！作者對於這裏的弱點也能自己知道，當時所以蠢笨完成者也有一個衷曲，一句話——是在想避免有權者目光的注意！作者的曲衷不獨如此，且在草成數篇作品以前，加以多方面的攷慮，不敢盡量的宣洩和發揮。因了這，篇中的精華消滅了不少。若是我們站在我們的文藝立場來講，那末，我這種顧慮環境而對於文藝本身便不忠實的態度是不對的！不是進取的文藝作者，不足以在文壇上生存的。總之，生活的血跡，不是時代作，也不是力，更不是普羅列達利亞作，是我個人牢騷的產作品——這我完全承認。

在這集的序中，我所以要拉出生活的血跡，並不是沒有意義的；我是告訴讀者我已知道我自己文藝能力的不足，少修養，並且告訴讀者我已不願意再將

這類的東西陳列到文藝的宮中來。

我是抱了一種決心 到天津過文藝的農村生活去的，在天津的農村之間，我天天和貧苦的農民流着酸淚，天天和農民在田間唱着我們所要唱的歌……我對於城市與上海的消息完全斷絕，生活的血跡已給人家批評與否我是不得而知，就是生活的血跡何時出版的我也不曉得，我更無時間和心緒去研究文藝與努力我文藝上的計劃了！這次來上海，才知道生活的血跡已快要再版了，現代書局方面並說底版已燒去，要我修改和做篇再版序。在破落農村封建社會之中，我與農民共同生活，有時在田野之間，有時在衰殘的茅屋裏，有時……固然，在描寫的材料上，我已有了充分的準備，但實在沒有宣洩和描寫的機會。這次的流亡來滬，因經濟的壓迫我也不能久居，在三五日內仍然要飄流到我們要去的地方去。在最短期間要充分的畫出農村生活，也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只寫了幾個短篇，由這幾個短篇而出版了這冊笑與死。

記得，在渤海登輪南下之時，在船上喝了兩杯葡

葡萄酒，已經有了一點醉意，便鼓起了一番勇氣，預備在上海完成一篇力作，然而這是什麼？這是幻想！因為生活上受了很大的刺激，到了上海身中無一文錢，我的舉止失措，差不多成了一個神經病的患者！找了幾個書店，找了幾個老友，唉！經濟制度不改變以前，社會上什麼都不是我們窮人所有的！好容易借來了五元，預備搭電車到四馬路找一個小旅館，在馬路上遇了一個英國水兵，是一個高大身材的醉漢，他打了我一掌，將我的草帽打在地上！唉！你這狗，你為什麼欺侮我？你也是你英國資產階級所僱傭的奴隸！我頹然，蹣跚跟跟的上了電車，到了四馬路一個小旅館裏悶居了三天，我終於搜集了這幾篇作品成了我短篇作品的第二集。

我正在寫這作品的序，忽然來了一個朋友，從朋友的口中得來的消息，說我的鏡女士已在長沙斃命了！唉！我的眼前黯了下來，我的呼吸短促，我幾乎在這個時候便死了！因了這，我便寫了一篇哭泣，流着我一點沒有價值的淚，來紀念我這不幸的，白色恐怖

下犧牲的愛人！

笑與死，仍然是和生活的血跡一樣的滑稽，末了的一篇不但是麻醉的灰色的作品，並且是肉麻的東西！我的計劃，是：一方面不願意失去我過去沒頭腦的生活，以留下我生活上轉變的一個痕跡，一方面使讀者自己作一個對照，以便由這個滑稽的故事而認識自己的時代。

這比生活的血跡或許好一點，便是笑與死中只有一篇沒頭腦的東西，不像生活的血跡上沒頭腦的東西佔了大多數，或者，這是我對於讀者的一點安慰。

拉雜地寫了一點，便算是笑與死的序。

一九二八，六，七，上海。

哭 泣

一

我這次逃亡來到上海，因為窮困，便搜集了我的幾篇舊作成了一輯。所有的稿子都搜集好了，只有紀念我生平唯一有情感的愛人的作品——寄到長沙——沒有搜集得到。寄到長沙不是一篇要作，原來是可以搜集也可以不搜集，但因為要紀念愛人和湊湊字數却不能不去搜集。我一方面在多方面的搜集這篇作

品，同時在幻想我那遠遠寄留在長沙的愛人，以為她是另有愛人了，為什麼她到今天沒有一封信寄來？我悵然，我有些怨恨。在另一方面我又幻想，她是一個有果斷的精神，堅決的意志，從小資產階級的家庭中跑脫毅然認識了自己的時代的一個女性。我從獄中出來回家以後，得了她的一封安慰我永遠為窮人努力的一封來信，革命情緒是何等的熱烈，革命的態度又是何等的忠實！記得，她在那封信上說道：

“起！我到上海來有什麼意義？難道為了你我便放棄了這邊的工作嗎？如此，我能對得住這裏的羣衆嗎？起！我們還是努力我們的工作，負起我們的使命，建立我們的陣線……。”

這些語實在給了我一個深深的刺激，所以我在“生活的血跡”上，便作了一篇鏡子，描寫她的毅力！然而，我却以為我的幻想有點靠不住，雖然她有毅力，她過去的意識形態誠如我那篇文章之所表現，也誠然她有做鏡子的可能——因為她就是鏡子——不過，我都不過斷定，她沒有去另找愛人！

因此，我有點悵然。

我搜集我那篇寄到長沙的牢騷作，一方面在紀念她，另一方面也可說在咒罵她！因為在“寄到長沙”上，並沒有一句誠懇的忠實的話，而且全部地在攻擊她！我想從這一篇文字上永遠給她一個傷痕留在心上，……。

二

這天的晚間，街道上的電燈已經射出了閃爍的輝光，我正在爲了這篇“寄到長沙”的文字到一個朋友家去搜索，走到望平街的轉角，忽然看見了一個青年披了一件舊衫子在隨風飄蕩，行動異常急忙，我的意識忽然使我記憶了在長沙時候的他，我便揮手說道：

“喂！你到那裏？”

“噲？——是起，哎呀呀！……”他忽然轉了頭，握着了我的手。

“在什麼地方來的？”

“在××街來的，哎呀！我決計不知道會在這裏

遇見了你，你好嗎？我看見了你“生活的血跡，”正在找你……。”

他的話我並沒有注意，我却聯想到我的愛人身上。

“你什麼時候從長沙來的？潘封鏡呢？”

我忙着問。

“她嗎？”他的面孔深沈起來，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表現了十分的悲哀。

“怎麼？”我有點驚訝了，急切地問。

“呀！你不知道嗎？她……她已死了！”

“啞？死了？”我幾乎哭了出來，我的面孔由白而青了！

“她是給軍閥殺死的！”他繼續的說道：“哎呀！長沙的白色恐怖真利害極了啦！你的愛是殺死了！還有朱近之，郭振偉兩個女同志也殺死了，謝灃冰隨軍隊到南昌，——在南昌還有信來給我的……你住在什麼地方？我到你住的地方談去吧。”

我呆然，好像沒有聽得他的話，我們終坐了車，

到我的寓所去了。在車上，我兩眼已經失去光芒，兩行的淚珠兒由臉上流到手上。

到了寓所以後，我推進去，便倒在我的朋友蘇蘇身上，失聲叫道：

“我的愛人殺死了！”

“這裏不能高聲大叫！”蘇蘇驚呆了。

那青年進來坐定以後，他繼續說道：

“哎！起！你悲哀嗎？我不也是很悲哀嗎？我剛才和你說過，謝澧冰在南昌還有信寫了給我，及到了廣東以後，他們打了敗仗，一直到現在也不知消息了！”

他的臉上也流着淚兒了。

蘇蘇坐在床上，好像也在想什麼了。

“她爲什麼捉去死的？”我淚兒流在臉上，追問了一句。

“是因爲長沙暴動死的，她死得真慘，她的頭掛在八角亭三天，她的屍身到今天還是流在湘江裏，唉！朱近之也是一樣……。”

他已不願意再說下去了。

“唉！我還在這裏怨她，以爲她有愛人了，誰知她已在鬥爭之中白色恐怖之下犧牲了！”我不禁又在流淚嗚咽！

“哭有什麼用處？”蘇蘇吐口氣，說道：“你的愛人已爲鬥爭而犧牲了，她是爲無產階級去犧牲的，你也應當去努力，去爲鬥爭而死；爲無產階級革命而死，一方面你可以安慰你已死的愛人，一方面你也對得起無產階級！”

“對的，”那青年說道：“現在我們只有在工作上去努力，現在我們犧牲的同志已不知是多了，白色恐怖還正在加緊，我們也只有不斷的繼續鬥爭是唯一的使命呀！”

我悲嘆很久，又問道：

“她死的時候你也在長沙嗎？”

“……………”他看了我兩眼，好像在審察我悲傷的心境，遲疑地說道，“不過我也是得來的消息，或者她還在……………”

他恐怖我過於悲傷，便說了這樣一句來安慰我。

“哦哦！你無恥的統治階級呀！你們只想維持你們反革命的地位，便來殘殺爲正義，爲真理去奮鬥的人類，我一定要將你們的陣線打碎！”

我氣憤，我流淚，我終於伸了我的拳頭！

“哦！九點鐘了！”他看了看錶：“我走了，我還有事，我寫個地址給你，你過天來找我。你別要過於悲傷了，我們幹，我們只有去幹呀！”

他寫了一個地址，他走了。

房間只留了我和蘇蘇，我又抱了蘇蘇大哭了一場。

三

記得，我和潘封鏡第一天的認識，也就在這個夏天的時候，哦！她的態度是那樣的溫柔，她的容貌是那樣的幽美，她的語音是那樣的動聽，她的眼睛是那樣的靈活，她肉體的曲線是那樣的美……她又是那樣的聰明，誠懇，殷勤……我第一次遇見了她，她便給了我一個深刻的印象，在我意識界裏蕩漾。

有一天，我們憬懂的雙影，過着湘江到嶽麓山

去。那時天氣很熱，她身上是穿的一套綠色淺綢的衫，黑色的裙，撐了一柄日本女人慣用的傘。我們坐在一葉小舟兒上，微風吹拂我們的衣，亂了她額間的絲髮，湘江的水，清澄可愛，不停地在漾着波紋，粉紅色的荷花已經開了，和綠色的荷葉相映，她的興奮和愉快，充分地表現了在她的唇間……。

我們上了岸，向嶽麓山上走去，我們肩並肩的走着，我第一次的感着她肉體的芬芳。汗濕了我的西裝，她說：

“你熱嗎？西裝濕了，脫了下來我拿。”

她又用手兒在我背上一摸。

我們登上了山頂，到過××之墓，到過愛晚亭……我們在愛晚亭上，開始了我們的討論，她告訴我：

“愛晚亭的風景，在秋天才可愛呢，成了一片紅色楓葉的秋景，在亭上可以望見一片波濤的湘江，以及房屋錯落的長沙……”

她又告訴我：

“人生才無意義呢！生了，掙錢，養活家庭，幾十

年便死了，……人生實在是一幕悲劇而且滑稽的。只有革命才是我們的生活，我們人生不是爲的自我，不是爲的家庭，而是爲的正義，爲的真理，爲正義和真理去奮鬥的那才是人生呢！只有革命，摧毀舊社會上的一切建築，創造我們的新社會，那才有意義呀！”……

她又告訴我：

我們應當要做一個時代的犧牲者，個人的幸福，和家庭生活，以及愛人……都可犧牲，而我們不能離開無產階級的羣衆呀……”

她又告訴我：

“……”

微風在向我們吹拂，我在聽着她流利的語音，我在默瞧着她嫩白而微紅的面龐，微微顫動的小唇，兩隻伶俐表情的眼睛……我覺得她是偉大，她並不是一個醉生夢死的女性！

自後，我們又到青年會看了兩次影戲，我們的行走都是並肩，她天真活潑的態度，使我禁不住很誠懇的呼了她一聲“妹妹”。哦！她真是我的妹妹，或者還

過於我的妹妹！

每在夏天，瘦弱的我多少都要大病，有一天，她得了我病的消息，便忙忙地跑了過來，終日地坐在我的牀邊，爲我倒藥水，……哦哦！自此以後，我已完全在愛的波流之中沈醉了。

我由長沙到了漢口，我幾次要她來漢，她的來信，只說“爲了工作，暫時不能來漢。”可是我們的信件，都是間天一回，信上都是說一些爲工農革命的一些話。

五月間，我由前方鄭州回來以後，她來漢口住了幾天，這時，政治上的惡空氣很濃厚，我們天天在爲革命前途悲愁……。武漢反動了，她爲了工作又回長沙去，我也東歸，我們別離的時候，互相說了一句：

“我們永遠去奮鬥。”

不幸的我，歸後是入獄了，在獄中我時常地紀念着她，不知了她有無危險？我好久不得她的來信，只以爲她已另有愛人，所以做了一篇“寄到長沙”，哦！誰知她已死了！她已爲階級鬥爭而死了！她已在白色

恐怖之下而犧牲了！哦哦！這個世界上是永遠沒有她的了！

有時，我腦中充滿了幻想，見了馬路上的少女就以爲是她，便要提起了神往去望望，誰知我這種幻想是永遠不會現實了！是永遠是夢幻了！

但是，我不會忘記了她，我永遠地不會忘記了她，尤其是她所給我的一些印象……。

自得了這個消息的晚間，我一夜無眠，輾轉反側哭到天亮！

四

這次我原來是逃亡而離開了天津，原想在上海恢復我的文字生活，暫時的離開鄉村，我的“寄到長沙”也找到了，原可以拿點稿費在上海住居。可是我的愛人死了！我的愛人爲無產階級革命，爲了鬥爭，爲了正義，爲了真理，爲了光明，而死了！她是死了，難道我就可以生嗎？她爲無產階級革命而死，我也應當爲無產階級革命而死，牠爲直接鬥爭而死，我也應當爲直接革命而死，她爲正義，爲真理，爲光明而死，

我也應當爲正義，真理，光明而死呀！而且，在這樣的時代，一個革命者是應當要爲直接革命的鬥爭而死呀！

哦哦！鄉村間的奴隸們正在盼望着我，工廠中的奴隸在呼號，奴隸們已經在吶喊着鬥爭的呼聲，我們不應當苟且偷生，我去，我去，我應當去！

文字生活這算得什麼？現在已經是劇烈的鬥爭的時代，我們不需要文字，工廠中需要我們呀！農村中需要我們呀！

愛人呀！我決不辜負你，我一定繼續你的意志，繼續了你的鮮血而流，和一切反動勢力去鬥爭！

五

第二天的晚間，我從書局裏拿了稿費，穿了一件破短衫，流着眼淚，提着我的破行李，我又走向農村之中去。

笑與死

—

「這是直接鬥爭的時候，研究文學和做詩這是過去的了，只有不認識時代的青年才如此的癡呢！」
吟女士很堅決的這樣說，一枝鋼筆沉重地拋在寫字檯上。

「中國的革命已經到了一個直接行動和直接鬥爭的時候，」坐在吟女士對面椅上的塵，充分的表現女

性的情調，語音很清晰地在和吟女士辯論：「這是我們知道的，青年們應當拋棄了文藝的書籍和筆去作領導工農鬥爭的理論也是對的，不過我們所以不能不到上海做文字生活的原因，也許是你所能知道的。」

「你的矛盾，我簡直完全不懂！」塵的說話未完，吟女士憤憤地插了一句，一對靈活的眼睛總是看在窗外。

「……」塵停了一會兒，很悲哀地又說道：「我自己也知道我和舊社會的封建關係結合太深，不過我想無論是誰，假使處在我這樣的家庭環境狀態之下，都免不了不能與家庭脫離關係吧？我家庭中祖父是一個兩目失明白髮蒼蒼的老者，我的父親是在工廠做工受機器的毀傷的殘廢工人，我母親是一個很慈愛的母性，我還有一個十三歲的妹妹，一個十一歲的弟弟，全家的人，都只希望我來撫養，我不撫養，全家的人都將餓死！當我在武昌師大未畢業以前，我的學費都是由我母親到外祖父家去設法籌集，希望我畢業後做一點事業；但我在武昌師大畢業已經二年，我

都是爲了革命而犧牲了一切，就是在革命高潮中的武漢也沒到國民黨去做一天的官，我的犧牲也不爲不大！」

塵說到這裏，眼眶已溼透了清淚，深深地吐了口氣。

「哼！」吟女士只是一聽冷笑，小手指擺在唇邊，對塵看了一眼，冷然說道：「一個革命者似乎是應當犧牲一點兒的，你爲革命的犧牲固然是不小，但也不見得有如何的偉大，爲革命而入獄者，在鬥爭中而犧牲者，似乎他們的犧牲還要大！」

「唉！吟妹，你過於不能了解我！」塵流着了清淚，說道：「我自武漢回來以後反動派對我那樣的注意，自後我也就成了一個失業的人，前月才來女師教課，那知獅子派又指訴我是革命黨，于是我又成了一個無職業的流氓！唉！一家嗷嗷待哺，都在希望我，唉！家庭培植我的苦心到那兒去了？殘廢的父親我都不能負擔一點孝養的責任……」

「你一家人是如此的可憐，我又未嘗不悲傷，我

更何嘗不是有同情心的人，」吟女士對着塵說：「但是，在這樣的社會中，如你家人更可憐，更窮苦的恐怕是恆河沙數吧！你的父親是個殘廢的工人，在新市街貧民窟中的殘廢的，失業的工人，他們的慘態有些是比你父親更可憐吧！我們在這樣慘酷的社會中，我們大家都不去負起改造社會的責任來，我們大家都去做一個家庭的犧牲者，我恐怕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將永遠不會消滅吧！如你這樣悲慘的家庭，將會繼續存在，且一天天的增多吧！唉！我真不懂，一個人爲了家庭……」吟女士頹然地倒在椅上。

「唉！妹妹，我很傷心……居然你都不能諒解我……」

塵不禁嗚咽起來。

正是暮春三月的天氣，東風不時地送來幽寂歌音，碧穹飄渺着幾縷線雲。吟女士正從工廠中回到塵的住宅，她將今天和工人談話的結果，在塵面前說了一遍，塵指示了她的幾點錯誤，吟含笑地接受了。

吟在檯上寫了封信，塵很熱烈地將最近要到上海過文學生活的計劃對吟說了；他說了一些不能去的原因，第一是家庭，第二是他與吟今後的生活，第三是他是一個不能下層工作的書生……。但是塵的計劃是完全沒有得着吟的同情，而且使吟發生了懷疑，覺得塵最近的行動，完全沉醉在小資產階級幻想的境界裏，於是他們便劇烈地辯論起來。

自吟與塵有了愛的關係以後，他們的感情可說是濃密到了極度的了！但完全不能預知，他倆在今天却生了意氣。

塵的嗚咽並不能引起吟的哀感，也沒有給塵以一點的安慰，在室內沈寂了一會兒以後，塵終於打破了嗚咽，說道：

「妹妹！我終於是不能不到上海過文字生活去的，我爲了家庭對我的希望，我爲了我倆今後的生活，和我個人個性的所近……而且無產階級的文學也是可以影響於小資產階級的青年和無產青年向革命道路走去……」

「塵！我真不懂，你爲什麼這樣小資產階級的皮氣，浮浪不定，你說爲了家庭不得不拋棄直接鬥爭的生活去過文字生活，你如此我實在不能再來愛你。假使你爲了家庭的封建關係，做了一個家庭支配下的犧牲者，那我愛你，也不過是做了一個家庭犧牲者的犧牲者，你在家庭中做一個孝子，我做了一個良妻賢母的婦人，這有什麼意義？而且你我意志傾向的不同，我們還有什麼愛情的可言！至於說你爲了我倆前途的生活，你便去過小資產階級幻想的文字生活，那我實在不願負擔你給我的罪名！我們的愛情是建立在共同的無產階級的陣線上，不是建築在未來的小資產階級幻想的生活上！我們窮困，流亡，我們一天不離開革命的陣線，我們是一天不會崩潰我們愛情的！我倆的愛，是同一陣線互相砥礪的互相安慰的戰士，決不是誰爲誰或是只爲了愛而愛的！」再說文學生活可以影響智識階級的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青年，哼哼！這更是笑話！智識階級的小資產階級我們去影響他們有什麼用處？無產青年我們只給他們的影響

不給他們的鬥爭，又有什麼用處？現在只有鬥爭，機會主義的行動已經是不需要的了……」

「妹妹！你的話我完全知道，不過……」

「唉！你別要再說了吧！」吟女士有點怒了：「我聽你，你去過文字生活也好，你去做官也好，你去……我不問你，我也沒有過問你的必要。總之：你的革命生活宣告破產，我們的愛也就宣告破產了！」

吟女士悻悻地走了出去。

「唉！妹妹！你使我過於苦痛！」塵倒在榻上大大地嗚咽起來。

「文字生活是很幸福的，鬥爭生活是危險的！」

這是吟女士走到門外所喃喃着說的。

二

一九二八年的一月三日，天空佈了薄薄的流雲，陣陣地送來狂怒的北風，沿長江北岸的N埠，有一個新興資本家私人所創辦的公園。這公園因為是在江濱，距N城有十餘英里，在這寒冷逼人的天氣，所以也沒有什麼遊人來到。園中的樹木花草已是枯凋，池

內的水也凝結了冰凍，幾塊不規則的石頭堆成的假山却在綠色的竹林之中矗立。這一天，假山上坐了五六個青年，還有三五個工人和農民模樣的人，他們好像在嚴重的討論什麼問題似的。塵和吟女士的認識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那時的塵，穿了一件破的棉袍，一頂壞帽，他絕對不像一個學生，而是一個商人，吟女士一到便注意於這個人，後來知道這個商人是有充分的理論和工作經驗的一個革命青年，他要避免反動派對他的注意才化裝如此。

在吟女士初次見了塵，實在是敬佩到了極端，塵未到N埠以前吟女士便知道塵，知道他是一個研究革命文學的青年，應當是如何的書生氣，而且是浪漫的。但吟一見了塵，却覺得塵完全不是如她理想中所想像的那樣的人，却完全相反。但這並不給吟女士以反感的印像，而是得了一番尊敬和信心。吟女士覺得，一個書生，現在居然拋到破落的社會中來過鬥爭的生活，而態度是如此的堅決，剛毅……于是在沒有準備與設想之中，她已愛上了塵。

天色已浸入黑夜，大家都離開了公園回去。吟女士和塵同乘了一輛沒有主顧便道回城去的汽車，十餘英里只化了五角大洋。在汽車上，他倆談及了很多的問題；如什麼我們不要革命的學者，我們是要革命的實際工作者，如什麼我們不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研究的集團，我們是領導工農鬥爭的一個團體，……這些理論，增加了吟女士很多的興奮，在不期然而然中她的手緊緊地握了塵。……

吟女士和塵的愛，在無形中已經實現了。自後吟女士也增加了勇氣和決心到工人羣衆之中去。最後，吟女士只感着苦悶，覺得工工運動是不容易入手的，後來經過了塵的批評和指示，在半月以後，已有了很好的成績，吟女士已和工人結了不可泯滅的意志了。

吟女士和塵處了將近兩月，忽然漸漸開始覺得塵的勇氣不是永遠持續下去的，他是一個研究文學的青年，浪漫和情感意味甚深。他的勇氣也只是一時

的情感探試，是浪漫的衝動的嘗試，他並沒有很刻苦的決心在奴隸生活中去準備大的掙扎！他始終在幻戀於文人的小資產階級的生活！一天，塵由農村之間來到城市，面孔上深深地塗了灰塵，比以前更是瘦削多了，但是似乎比以前的精神較為康健，吟女士見了便給了他的安慰，擁抱，接吻。她在她的懷中消磨了十數分鐘的時辰。

「村間的情形好嗎？」吟女士含笑地問。

「唉！不要說了吧！」塵愠然地說道：「我最初到鄉村之中去是拋了何等樣的熱忱，見了農民們是如何的欣慰，但是久了，農民們有很多的仍然依戀於舊的社會，他們崇拜能訴訟的董事，有錢的地主。你雖然告訴他們這是他們的敵人，他却以為你也是一個善於欺騙人的人，他們不信認自己，他們反說我們是沒有飯吃才來做這件事的……」

「農民的封建思想都是很深的，」吟女士說道：「但要逐漸的加以訓練才對，而我們的期望是不能過大的……」

「唉！我不再到鄉村之中去了！」塵說道：「枯澀的生活太無意義了！我並不是沒有決心，我到鄉村之間去比以前是更瘦更黑了！我和農民們吃的一樣麥飯，穿的農民衣服，更以避免反動派的目光起見，我也和農民一同到田間去做苦力，對外說我是農民的僱農，我身體瘦弱，有時實在不能擔負這種田中的工作，但我是決心了，我忽然做去，那知頑固的農民，他們總是永遠地是奴隸性質，你說要打倒豪紳地主，他便說你的能力並不如豪紳地主，你說要我們大家起來，他便說你這是欺騙……哦哦！我是不願再去了！」

「你未免過於灰心了！農運工運都有些阻礙和困難的，我們應當要打破阻礙，和戰勝困難，以種種的方法去應付客觀的環境，這種工作當然是難發展的，但我們因難便不去做，那工運農運恐怕永遠不會成功吧！」

「唉！我真願意在鬥爭中去犧牲，但我不能忍受這種苦痛！」

了！」吟女士笑了起來，在塵的額間接了一個熱烈的吻。

經過了塵這次的灰心，便不再到農村中去了，他便留在城內工作。

塵實在不能應付工作，就是工作也只是限於智識階級的小資產階級，工農運動他完全拋棄了！這，引起了同志們的反感！同志們最初歡迎塵的熱度都冷了下來，覺得這樣的文學者實在不能負鬥爭的工作。

塵在城中住了一月，他與反動的 K,m,t, 總工會的職員們成了很好的朋友，據塵自己說：「非如此便不能在城中居住。」

終究，文人只是一個文人，並不能刻苦的去建立時代，城中一月的生涯，又使塵感着枯澀了！塵這次到家中去了一次，家庭中的眼淚，打退了他革命的決心，他便由動搖而到了堅決地要離開革命的城市了。塵只看見斷足的爸爸，兩目失明的祖父，慈愛的母親，他却沒有看見多數的工人，農民，貧民，士兵，都沉淪

在奴隸的境域受摧殘與蹂躪呀！……

三

吟女士自和塵的感情破裂以後，異常感着煩悶，她覺得她不應當去愛這樣的人，同時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危險，她也確有一個時期，潛受了他的魔力，幻想過沉醉於戀愛的生活，並且也有了動搖，想一同和他到上海去過文字的生活……現在她得了一個結論，無產者沒有戀愛，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戀愛只是小資產階級的幻想。但她並不反對性，她覺得無產者的安慰只有性的滿足！她別了塵，一夜無眠，她拿起了一枝筆來想做一篇「無產者的戀愛觀。」

吟女士提出了開除塵的革命黨籍，她自己，依然在工人羣衆之中……。

一天，吟女士從廠中回來，桌上擺了封厚厚地來信，信裏說道：

「吟妹：

「我自信我是一個有革命決心的人，但我不能全部的接受你給我的批評。你的批評是對，但不是具體

的對，因為你沒有顧及到客觀的事實。吟妹！自你憤憤然地走出以後，我是何等的難受！妹妹！我既然有這樣淒慘的家庭，你又不能了解我的苦心，唉！我還有什麼說的！

「吟妹，你對我的手段也未免過於慘酷了吧，你提出開除我的黨籍，斷絕了我革命的生命，我已不能再去奮鬥，我枉屈到了不可言說的程度！

「我徬徨哭泣了三天夜，我覺得我始終都沒有辜負我的吟妹，今吟妹斷絕了我，唉！我既然不能扶持我殘破的家庭，又不能諒解於愛人，更何能去服務於社會！以我因革命而犧牲了一切，現在因受了打擊而去自殺是絕對可能的！革命的旗下已不再容納我，我再生存又有什麼意義！我既然不能扶持家庭，又不能去革命，我不如自殺到還自由一點！

「我腦筋已經模糊，我也不能再說什麼。我決計自殺！

「吟妹！我的自殺，完全是爲了你呀！我在未死之前，我依然在留戀我的吟妹呀！

「吟妹！我因你不能了解我而去自殺，我總希望你在我死後能了解我才對。妹！在黃昏的時候，我是多喝了硫酸而死的。」

塵留。 六月十日。

吟女士看了這封來信，呆然地流出兩行眼淚，但又冷笑了一聲，說道：

「這種矛盾的死是無意義的！」

寫給梅波的信

我那遠羈在朝鮮的梅波妹呀！近來我時常想起了你，尤其是在這細雨霏霏，陰雲密佈的今天，我深深地留戀於你，我的熱淚不禁下流，胸頭充塞了不可磨滅的悲咽！梅波妹！我想起了你，我便想起了我留別朝鮮的時候！記得，那時我才二十一歲，眼看了我朝鮮民族受盡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蹂躪，我幾次想去奮鬥，終於給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通緝。在深夜，明月

照在青山，鴨綠江中的水聲悲咽，江邊的林木在月的流光之下涕泣，我登上了一隻小舟，別離了我朝鮮的山水，別離了白髮蒼蒼的阿母，別離了你！哦哦！那時我是如何的淒愀，又是何等的慚愧！阿母立在江邊流淚，你立在江邊涕泣無言。唉！妹！這是何等的可悲！這是何等的可悲！

我別離了你，我便來到亞東之中華。唉！中華呀！他們是何等的偉大！他們是何等的毅勇不怕！他們全國震揚了革命的波浪，他們是在實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同時他們又在實行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他們的革命，政治革命有二七，有三月，反帝的鬥爭有五卅，的幾個紀念日。至於最近的社會革命，更是隨處都有暴動的鬥爭！他們曾由工人和士兵奪取過廣州的省城，他們也曾奪取過數十個縣城建立無產者的黨政……。哦哦！中華呀！何等的偉大！何等的偉大！

梅波妹！我朝鮮又是怎樣？我朝鮮有沒有人在準備民族革命？我朝鮮有沒地方發現社會革命？哦！

我要流淚！我要流淚！我朝鮮民族仍然是在忍受着日本帝國主義的蹂躪！

妹！我別離了朝鮮，來到中華到今天已經七年。在這七年中，我曾到過西子湖邊，我曾到過嶺南的珠江秋水，我曾到過長江上遊的黃鶴樓頭，我也曾到過暮春三月的江南。但是呀！中華的風景固然幽美，而這些却不能給我以安慰，甚且增加了我懷念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的哀悲！哦哦！我流亡到中華已經七年。這七年中呀！我曾因生活的不能解決，在馬路上去拉過手車。我終日地東奔西走，車上拉的是一個開了三個工廠以榨取工人階級汗血的大塊頭！哦哦！資本家的車兒呀！真不好拉，真不好拉，有時他踢我兩腿，有時他給我兩拳頭，工資他又不能照給！妹！我素來爲了悲咽身上瘦得只有骨頭，那能受得起大塊頭的腿和拳頭？

我拉車拉了三年，袋中並沒有積蓄了一文錢。一天，是在勞働紀念日五一的那天，S埠的全鎮忽然籠罩了死灰色的恐怖的情調，大塊頭開設的三個工廠

完全被工人焚毀，街市湧現無數的糾察隊。工人將要暴動的消息只是在人們的耳內傳流。這件事急壞了大塊頭，我也被他逐出了門外頭，自後我便失了業。

梅波妹！我不得已便在各地飄流，後來我到了革命空氣很執烈的廣州。當我到廣州的第二天呀，正是蘇俄紅色十月的革命紀念節，哦哦！幾十萬的工人在街上行走，歡呼聲，國際歌聲震蕩了宇宙，紅色的傳單在天空飄飛！

梅波妹！我失去自由的朝鮮民族有沒有偉大的今日？有沒有紀念的今天？梅波妹！我朝鮮民族是沒有偉大的今日和紀念的今天，我朝鮮民族在每年的今天都是暈在鼓裏！在這一天，我隨在遊行的隊伍之中行走，我的熱血在全身暢流，我生命的細流在體內舞跳，我握緊了我的拳頭，高呼了幾聲無產階級革命萬歲！民族革命成功萬歲！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自從這天以後，我的思想有了一個絕大的轉變，我覺得只有革命才是人生生命之流，呀呀！資本主義的局面已經開始崩潰，舊社會的封建痕跡已經不能

遺留，奮鬥！奮鬥！我們去奮鬥！

梅波妹！只有民族革命才能求得民族的解放，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才能有新的社會的創現！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陣線的局面之下，和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之中，那裏有自由平等的人類，只有流我們的血，斷我們的頭，建築一個革命陣線的營壘，將一切有階級意味的事件和制度摧毀，我們才能消滅了現代社會之下人類的淒慘與悲愁！

我在廣州，我對於革命有了熱情，我終於鼓起了勇氣去當了兵，在當時T將軍也非常革命，他建立軍事學院就是想造成一個工農武裝的力量，去創造紅的社會。當時的兵，都是各省失業的青年，一個個都是富於忠實的熱情，除却了幾十個愛升官發財的投機份子和幾百個動搖不穩定小資產階級及智識份子，他們都個個願意為工農羣衆去犧牲！東江之役，戰勝了軍閥陳炯明，廣州之役，消滅了楊劉，這兩次的革命，都是革命的青年以頭顱和熱血為了中國革命而換了來的！但是！梅波妹！真是不幸得很，T將軍

忽然萌了要做新軍閥的野心，他要把土耳其基馬爾的事件在中國來重演一遍，他要將慕沙里尼法西斯蒂的政策在中國實行……哦哦！T將軍的地位是誰來造成的？是幾百個革命青年以熱血和頭顱換了來的！T將軍的這種行爲將何以安慰白骨堆在深深的山裏，鮮血流在青青的草地爲革命而犧牲的青年！想起了T將軍今日的行爲我們又安能不爲爲革命而犧牲的青年流淚！

北伐軍由韶關過了大庾嶺，由長沙汀泗橋的流血戰爭而到了武漢，我幸而仍然生存。在武漢，T將軍的野心一天天的顯明，他只做一個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者，他不顧農工階級的利益，他並且對着農工階級加以屠殺！東南的境域變成了白色恐怖的世界！這樣我們對於T將軍引起了嚴重的反感，我們便宣佈了T將軍是新軍閥，絕對不允許他的存在。當時的新興軍閥，和一般反動的官僚政客，他們想借此便造成自己的地位，都一致的對着T將軍加以攻擊。因此，當時的H省便成了中國革命的中心，數十萬的工人

在H鎮時常送出紅色的呼聲，

H南北兩省，當時在濃厚的革命空氣籠罩之中，革命的農民，不斷地自動地起來鬥爭，他們由抗捐抗稅不完租不還債一直到焚燒屠殺，直接土地革命起來。但這樣革命的行動，引起了與豪紳地主資產階級有關係的新興軍閥和投機的官僚政客的不滿，他們漸漸地顯露了反革命的原形。

爲着要應付這樣的一個局面，當時就有北伐鄭州的呼聲，當時的計劃想與××軍F將軍聯合成一條縱的新局面，以增加革命的實力，而鎮壓漸漸反動的新軍閥及官僚政客者流——因爲F將軍由俄歸來發來了一篇紅色的宣言——但是，這個計劃完全失敗，F將軍是帶了地主階級的背景，他反對土地革命，並且與T將軍聯合了一個反動一致的政治局面。因此，由鄭州反武漢以後，全國都在白色恐怖的狀態之中，到處在屠殺工人和農民……。

哦哦！梅波妹！這有什麼說的？中國革命忽然受一個重大的打擊，中國革命的政治生命到此時也完

全消滅！你說怎麼不令我哭泣而悲！

妹！我到這個時候，又不能不狼狽逃走，七月三日我便來國際資本帝國主義東方商場的上海社會！但是這時呀！上海，漢口，鄭州，南京，廣州，到處天天掛着人頭，我到了上海也被反動派抓去囚閉，受盡了爲人所不能忍受的苦罪，鐵鐐緊鎖了我的腳和手，每天只吃一點冷水和半斤饅頭，哦哦！真是活受罪！真是活受罪！

梅波妹！我寫到此地你一定要爲我而傷悲，一定在爲着我而流淚！梅波妹！我勸你，我勸你，我爲革命而死是光榮的呀！一個人老死病死這有什麼意義！

新舊軍閥爲了地盤終是免不了一傷混沌惡戰，新軍閥們又因了「系」的問題內部發生了破裂，T將軍取了以退爲進的政策宣佈下野，我便乘此機會而逃出了牢獄！

梅波妹！你讀了這裏，你在爲我祝福嗎？你在笑嗎？是的，我知道你一定爲你別離已七年的哥哥在含笑祝福！

我出獄的時候是在九月的天氣，晴空碧爽，秋風流暢，村間的路上時常飛飄了落葉的漫响。月夜的時候，我們幾個革命的青年在一個溪畔會晤，溪中的水流波了月的光輝，夜在幽寂的境界裏，我們開始談了一些關於中國的革命問題，但是我們毫不凄悲，我們覺得中國革命已經到了一個放棄機會主義是直接革命行動由工農貧民士兵取聯合革命戰線的形式建立政權的時候。中國的革命並沒失敗，而是正在急轉直下空氣高漲的時候……。

梅波妹！這夜的會晤以後，我們更增負了中國革命的重任，我們開始到工農羣衆之中去……。

梅波妹！這不是我們的幻想，這真是可以樂觀的事件，由去年的八月一直到今年的一天，中國各省灑漫了農民革命的火花，由零碎的星火將要集成一個偉大暴動的火花這是可以預料到的！中國反動的統治階級將不免於由搖動而崩潰！反動派的武裝也是不可以久持，失業的工人破產的農民而去武裝的士兵他們也是革命階級的成份，他們終不免背叛僱奴

自己的統治階級而到工農革命的陣線上來……。試看今日各地士兵的叛變和與工農階級取一致行動奪取政權的事件便可爲之力證。

梅波妹！我好久沒有寫信給你，我今天拿起筆來不覺寫了一個長篇，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意義的，我是應當將中國這些革命的情形來告訴你，使你在痛苦失望之中而得着一點的安慰。

在細雨霏霏的今夜，我想居在朝鮮的阿母和你，大概都在燈下悲咽，默聽窗外的雨聲而懷及在異鄉的哥哥！請你告訴阿母哥哥無恙，哥哥的身體依然健康，阿母呢？你呢？請你告訴我。

在今夜，燈如豆，我在室內徘徊，我憶起了這七年來的生涯，憶起了別離朝鮮的情景，憶起了朝鮮故鄉的山河，憶起了朝鮮被桎梏的民族，我不覺唏噓！哀咽！傷心！

唉！妹！我們真是不幸，我們却是做了奴隸時代的人生！妹！只有革命才能使我們的熱血沸騰，只有紅旗才能顯耀我們的眼睛，只有國際的歌聲才能使

我們興奮！妹！你應當到革命的陣線來，鼓吹革命，實行革命呀！

妹！我願你不必爲我這樣流浪顛沛的生活哀悲，我生活的幾頁上是深塗了我的熱血，我不死在中國革命的鬥爭之中，我也是要死在第二次的世界大戰裏——妹妹！世界第二次大戰是不能避免的呀！帝國主義這樣的野心那能不引起世界第二次的大戰爭？——遲早都是要死的！死，那有什麼關係，人生都是要死的呀！人們的生，就是在準備着死的！

夜深了！我也不寫了！願我的妹將這封信去多讀幾遍。

樵子，一九二八，六月七日。

悲哀的回憶

一

王君因為臨時發生了需要手槍去暗殺J縣有名的反動派的事件，他匆促地去找杭君，因為手槍是在杭君身上，同時關於這件事他還要去和杭君商量。

杭君是在玖女士的家裏，王君一進門，便點着頭，和杭君說道：

「手槍在身上嗎？J縣來了人，他們要我們暗殺反

動派李××，李現在住在××旅館。」

「在身上，在身上。」杭一面說，一面便從袋內將手槍拿了出來。

王君轉眼一瞧，看見室內除玖女士以外，還有兩位女青年，王君含笑和玖女士說道：

「會開完了嗎？」

「開完了，」玖女士回答，接着又微笑地說道：「我來介紹，這是珍女士，這是吟女士，這是王君。」

王君點了點頭，他開始注意到珍女士，他從同志中得來的關於珍女士的消息，似乎珍女士很美，但在今天珍女士在他眼光中的審判，珍女士只有小姐的驕態，並沒有美的表情。

「王君，關於佩女士的工作問題，可以允許嗎？」吟女士立了起來，很沉重地吐出音調。

「是可以允許的，」王君和靄的說：「不過聽說她和道某有戀愛的關係，道某是一個反動派，要是她能和道某斷絕愛的關係，我們才能允許她的工作。」

「這恐怕是謠傳吧？」珍女士很不高興地說：「沒

有這樣的事呢！」

「沒有這樣的事！」玖女士冷然地說；

「我也不大清楚，」王君又繼續地說：「如果這是謠傳，那也過天再說吧。好，現在我們還有事，我們再會吧。」

王君點着頭和杭君走出去了。

「拍……」王君和杭君走了門外，室內忽然傳出了手掌拍桌的憤聲。王君倒還沒有注意，杭君的脚却是立住了。

「你聽得嗎？」杭君露着懷疑的面孔，看了王君兩眼。

「什麼？」王君也露出十二分注意的態度。」

「她們在拍桌子！」

「是不是你今天給她們的批評過於嚴重了？」

「那裏！她們和我的態度很好，不過不知是一回什麼事，她們說有一個同志侮辱女性，明天在大會要提出來呢！」

「是生君吧？」王君笑着說：「他天天在

呢!」

「這問題在大會上提出來是不好的呀!」

「唉!這些女子,不會工作,倒會談戀愛呢!」

王君和杭君談到這裏,在途中遇見了由J縣爲了暗殺反動派李……而來的趙君,他們便討論起暗殺的問題來,以上的事件便打斷了。

二

在三天以前,王君和于君到××工廠去找工人,××工廠到×縣城有三十餘里,他倆便坐了一輛小車。在車上,他們不便於去討論工人問題,于君是一個很美麗俊秀的青年,他慣於好談戀愛問題,在車上,他便搬出很多的戀愛問題出來,他由玖女士,而珍女士,吟女士,佩女士,一直說到憶女士……。王君過去的性情非常浪漫,也只有戀愛問題才能減少他在長途小車上的疲困。

于君和王君的結論問題,便引到了王君和于君的戀愛上來。

「最近你的戀愛對像是誰呢?」王君很興奮地說:

「我不告訴你。」

「爲什麼呢？」

「我告訴你，你要絕對嚴守秘密。」

「一定。」

「我的戀愛對像是二木女士。」

「她是同志嗎？」

「不是，不過有做同志的可能。」

他們沉默了一會兒，于君又說道：

「你在×城也有戀愛的對像嗎？」

「戀愛我很高興，不過這種小姐式的戀愛我們沒有時間，我們的戀愛第一要很簡單，寫情書啦，擁抱啦，說情語啦……我們那有工夫做這些。而且這些小姐，你要和她們戀愛，起碼也要犧牲一個月的時間……」

「我來介紹。」

「你介紹誰呢？」

「你愛誰呢？」

「我愛憶女士。」

「憶女士已經有了愛人，我介紹珍女士，珍女士最好看。」

「你剛才不是說過珍女士也有了愛人嗎？」

「不過，你別要說，珍女士在和灰塵戀愛，但珍女士對我很好，我可以盡力來介紹。」

「好的，好的。」

沿途不斷的談話，已經望見了××工廠，他們不再去談戀愛，他們都下了車。

三

王君和杭君暗殺××的明天，他們在××江中的舟上舉行活動份子擴大會議。近來王君和灰塵的衝突是很利害，王君和灰塵的感情素來不壞，但近來灰塵君因家庭關係要去上海，王君給了他一個熱烈的反對。灰塵便在同志中說了很多謠言，攻擊王君的弱點。王君對於灰塵君不是正式攻擊，而是煽動的宣傳，生了很大的反感。灰塵原來早已離開了工作關係，王君因為他很能工作，所以極力去幫助恢復，但灰塵宣佈要去上海，王君對灰塵便開始冷淡。今天，

王君因為灰塵從誤解而放出的空氣，使同志們對於王君發生了懷疑，實在有邀灰塵來參加這個會議而解釋一切的必要。因此，王君和杭君便來到灰塵的住宅。

王君杭君進了灰塵的門，灰塵正在氣憤憤地宣告王君的弱點。但王君並不生氣，他們將過去的一切事實都在幾個同志前面宣佈了。經過了幾個同志的判斷，承認這是出於「誤會。」

灰塵便也去參加這次的大會。

江中的水波閃耀着日輝的光流，船兒便靠在江邊，一共到十七人在船上開會。珍女士，吟女士也來了，只有玖女士沒到。

開會了，王君宣佈了開會的程序，推了杭君主席。經過了一切的報告以後，便是討論。

這時珍女士吐出了她那一口流利的國音，說道：

「今天我有一個問題，要提出來討論，就是革命的我們，絕對不容許封建思想的存在，有一個同志，

他站在封建思想的立場上來侮辱女性，假使他罪重的，就要他從此離開，罪輕，也要給他一個嚴重的警告……」珍女士停了一會兒，又補述道：「誰是侮辱女性的，請他自己提了出來。」

大家都默然，面面相覷，這時有幾個平素好講戀愛的傢伙面孔都紅了。

「珍同志的話過於抽象，」停了一會兒杭君說：「應當要把布爾雪維克的精神拿了出來，是誰侮辱女性的？」

「是的，應當要說了出來。」復君說。

「嗤！」珍女士笑了一笑，面孔紅了，說道：「是王同志。」

王君正在有點躊躇，他覺得今天珍女士的面孔似乎比昨日相見時美麗得多了。他聽得珍女士的宣告，臉更紅了。於是說道：

「請珍同志舉出事實來。」

「你要……」停了一會兒，珍女士說道：「你要于君介紹憶女士做你的愛人的……」

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王君的臉上，而表現了一種不滿意的情調。

王君的面孔由發紅而到態度鎮靜而發笑了，他反而不忙迫的說道：

「關於珍同志提出的這個問題，我有一個答覆。」王君停了一停：「珍同志提出來的是一個封建思想的中心問題。在珍同志的意見，便是介紹愛人這是封建思想；我請同志們對於這點加以注意。固然，我請于同志介紹愛人是不是出於我急切的要求是另一問題，但我覺得介紹愛人並不是什麼封建思想！無產階級的我們，實在沒有充分的時間去作小姐式的資產階級的戀愛，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之下的戀愛生活，只是小資產階級的幻想，是沒有無產者的戀愛的！然而無產者可以是時代犧牲者，天天準備去鬥爭，無產者可以不去戀愛，而無產者是不可以去禁止性慾！性慾是先天的要求，在生理關係上便不可禁止性慾，手淫，這是於身體有妨礙，宿娼，這是於無產者的經濟有所不能。要是我在異性的同志之間，找得一個相當

的時機去發洩一次性慾，這是可以的。

「上面我們說過，我們沒有時間去作小姐式的資產階級的戀愛，更無時間去求愛，於是我們便由同志去介紹愛，這種介紹是與媒婆的介紹不同，媒婆的介紹是不能得着雙方的許可，這種介紹是要得着雙方同意的，愛就愛，不愛就不愛，很簡單，我們可以不用吊膀子的時間。而且吊膀子的愛多少含有虛偽的成份，對方要取得對方的愛，便施以很多欺騙的手段去求得對方的愛，這種介紹的愛才是純潔的愛！所以這種行動並不是什麼封建思想，是絕對沒含有封建思想的成份。珍同志以為只有求愛吊膀子的愛才不是封建思想的愛嗎？我覺得這種愛是資產階級的愛，實在不適用於我們無產者……。

「現在，我的確需要我的愛，以發洩我二十餘年來沒有發洩過的性慾。珍同志怕羞，說我要求于同志介紹憶同志做我的愛，我並沒有，于同志是要介紹珍同志的。我就在同志們的前面，提出了我對於珍同志的愛——雖然這種愛是很滑稽，我和珍同志見面這

是第二次——珍同志愛我，我們就來愛，不愛我，我們就不愛，珍同志，你愛我嗎？請你告訴我！」

王君說到這裏，大家都笑了起來，珍女士面孔上紅一塊白一塊含笑表示羞意。尤其是灰塵，面孔上現出死灰的顏色。

停了一會兒，灰塵說道：

「無論如何，我們對於王同志這種態度是不能忠實接受的，第一是王同志過於浪漫，這是我們都知道的。現在他更在這個大會上發出他的滑稽而浪漫的論調，第二是王同志不努力工作，而談戀愛……」

「這個問題，沒有什麼意義，」杭君拿出了他主席的職權，說道：「現在停止討論。」

「一定要討論，王同志的確侮辱女性！」復君說：

王君因為灰塵放了許多空氣，大家對於王君都不滿意，所以大家都攻擊起來。

結果，大家決議停止王君的職權，王君非常氣憤，他決意到鄉間做農民運動去。

散會後，已經是日兒西沉的時候，王君很氣憤，

他覺得這些同志過於幼稚，不應當如此的待他。他在途上，珍女士來和他說話：

「王同志……」珍女士羞紅了臉。

「哦！自後我都不理你們這些小姐！」王君怒了。

王君一個人頹然地走了回去。

四，

第二天，王君乘了輪船到鄉下去，臨去時他也不理珍女士，他覺得珍女士過於討厭了！王君他想今後決心去刻苦努力工作，不再發生這些小資產階級的幻想。他在船上，遇了一個兵士，他和他談起話來：

「你貴姓？住在那裏？」

「我叫陳金標，住在××××營裏。」兵士說：

「你們有餉發嗎？」

「好久沒有了！」

「你們爲什麼不要！」

「要也沒有用處，官長不給。」

「不給，不殺了他們嗎？」

王君沒有注意坐在左邊的一個便衣營長，營長

聽得他教士兵去殺他，他怒了，給了他幾拳頭，並且要抓他營部去。王君素來討厭軍閥，他和士兵去談話原來在想煽動士兵去革命，但今天他是負有使命到鄉村之間去的，而且他身上有嚴禁品，他只好忍耐了，他跪在地上，拜了幾個頭，說了很多可憐的話，才算了事。

王君受了這個刺激跑到了船頭，他握起了拳頭，喃喃地說道：

「暴動起來殺死你們這些狗東西！」

王君他想起了社會上到處都是汙濁不堪，他憶起了珍女士覺得很卑鄙，他又想起了與珍女士秘密戀愛的灰塵，他覺得昨天的事，一定是灰塵這個狗東西煽動珍女士的……。

「哦哦！只有努力，只有努力，只有努力工作呀！」

王君嘆了一聲。

輪船已經到了F鎮，王君頹然地上岸到鄉間去了。

五

一月後，F鎮，L鄉，已經有了三百多個農民，他

們公開地起來作抗捐抗稅的鬥爭。王君，因為在事實上的必要，他到城裏去報告這些事件。

王君到了×縣城，他跑到城內的機關裏去，機關裏有一個爲王君所不認識的女子，她見了王君，便說道：

「這是王同志嗎？」

「是——的，女士是？」

「我是佩……我好久就認識你，我從玖同志那裏得了你給我的教訓，我便與道脫離了一切的關係，在二十天前才加入的……」

「杭呢？」

「他嗎？」佩女士表現得十分悲哀，嫩白而可愛的面孔，現了灰色，說道：「哦呀！被捉去了！珍，玖，生，杭，都被捉去了！是在今天上午捉去的！」

「哦！在什麼地方捉去的？」王君驚愕地說：

「在N中學，他們正在開會……白色恐怖這樣利害，怎麼辦呢？」佩女士現着哀的嬌態，淚兒含在眼間。

「你是什麼時來的？」王君沉思了一會兒，佩女士又問。

「才從鄉村間來，」王君說：「灰塵呢？」

「哦呀！他嗎？他早已到上海去了，現在大家都知道了，知道他在攻擊你。你的忠實給他蒙蔽了！」

佩女士移動了腳步，倒在王君的懷裏，王君在流着眼淚，他覺得他的同志們被捕了，他有點對不住他們……。

這時，王君特別記憶於珍女士，他覺得珍女士並不是一個壞人，是受了灰塵的欺騙，他憶起了他第一次在玖女士的家中見珍女士的情形，和第二天大會中的辯論，以及他怨珍女士，在船上給軍閥打了耳光而怨珍女士的憧憬；一幕幕地在他腦中迴蕩起來，面孔上不絕地流着眼淚。

他又想着：

「同志們都入獄了！」

他幾乎失聲地叫了出來，他却忘了他懷中的佩女士也在嗚咽。

離開我的爸爸

我親愛的，同時是我所憎恨的爸爸：我將離開了你，我將永遠地離開了你！固然，我能夠知道，並且是很能知道，人們最親愛的莫如他的爸爸，世界上也沒有一個人願意厭恨他的爸爸，一句話，世界上無論是誰沒有不愛他的爸爸——就是獸類都愛着牠們的爸爸！爸爸，我是愛你，我覺得世界上我所應當親愛的便是你，然而，我的爸爸，我是憎你，恨你，怨你，甚

至我是極端的恨你怨你憎你！爸爸！我寫到這裏，我禁不住要流我熱烈的清淚，悲哀和痛楚梗在我的心頭……。唉！爸爸，我的肉體是你給我的，我的生命是你給我的，我無論如何也不應當來憎，怨，恨我的爸爸。但是，我親愛的爸爸 我的肉體和生命是你的，同時，我的思想，我的意志，我的自由，也是爸爸給我的！我不敢損害我爸爸給我的生命，我也不敢拋棄爸爸所給我的肉體，然而，同時，我更不敢沉淪我爸爸給我的意志，我更不敢消泯我所爸爸給我的思想！我要把我爸爸所給我的生命一天天去發揚，所給我的肉體一天天去健壯，我更希望和保持着爸爸所給我的思想一天天的向着未來的時代進展，所給我的意志向着偉大的火花焚燒。爸爸，假使，你給我的生命，肉體，是健全的，你所給我的思想，意志，和自由，却一天天的泯失，爸爸，這，我是有罪的，這，我是辜負了我的爸爸的！爸爸的所以生我，是要我做一個生命和肉體都健全的人，同時，也希望我要做一個思想，意志，自由，都健全的人！如今，要是我成了只有生命肉

體，而無思想意志與自由的人，爸爸是應當要流眼淚，而我也無面目來見我的父母和一切人類的！

爸爸！我是要做一個人，我不獨要做一個肉體與生命是健全的人，並且我要做一個思想，意志與自由都健全的人，然而，我的爸爸，你使我愛你，你却又使我憎你，你要我做一個生命與肉體健全的人，你却要我做思想，意志與自由不健全的人！我愛我的爸爸，我不願違反企望我的爸爸，我接受我的爸爸所給我的先天的，原始的意義，我却不能接受爸爸摧殘我的意義！我接受我爸爸所給我的偉大，健全我的肉體與生命，發揮我的思想意志與自由，創造幸福的世界，打毀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矛盾，我要造福給整個的全人類，我要沖滅片面的自我的或局部的自私自利的人類！爸爸！這是你給我的偉大，這也是人人所負有的這個偉大！爸爸照着這條路來指示我，教訓我，才是我唯一的親愛的爸爸，假使，我的爸爸想奪回所給與我的這個偉大，却要造成個人的偉大，或局部的偉大，自私自利的偉大，那，爸爸，你寧殺了我，

我的肉體與生命可以完全還給我的爸爸，我不願毀滅全人類的幸福的偉大！

爸爸！我愛你，同時，我又怨你，恨你，憎你，你不應奪回你所給我的先天的原始的全人類的整個的幸福的偉大！你不給我和自私自利的人類去奮鬥，你却要我去造成局部的自私自利的人類，所以我恨你，怨你，並且憎你！

爸爸！你要我做一個法律家，資本家，或是一個官僚政客，我不能依從我的爸爸！現在的法律，不是全人類的法律，是野蠻民族的法律，是壓迫人類的資產階級的法律！法律，只適用於資產階級，不適用於無產階級——例如你是資產階級，我是無產階級，我借了你的錢，但是我窮，我勞苦，在全人類的偉大，我原可不還你的債務，然而，法律，他不論我窮，我勞苦，一定要我還債務，就是我自殺仍然要我還債務！所以，我反對現代的法律，反對代表資產階級的法律，我更不學現在這種剝削無產階級的法律！現在的人類，所以矛盾，生活不能穩定，就是因了資本家去掠

奪私產，建築了資本主義的陣線，以勞銀代價去役使無產階級的工人爲奴隸，牛馬！無產階級做了奴隸與牛馬，而血汗換來的代價還不能養活他的一家！現在的人類，多數的無產階級都在呼號，失望，悲哀，流淚，就是因了在那裏剝削與榨取他們血汗的資本家！我恨資本家，我要打倒資本家，我不願意自己去做資本家！所以你要我學銀行學，我不能信從我的爸爸！至於現在的官僚吧，他們不知道全人類的偉大，他們只知道自私自利地剝削人家來肥自家，他們視人民如同牛馬，哦哦！官僚我要打倒他，我不願意去做官僚家！

唉！爸爸！我要完成我思想的偉大，意志的偉大，自由的偉大，我看見了你天天在想弄錢，並且你要我也學你去掙錢，做一個自私自利的人類，爸爸，我要流淚，所以我要離開我的爸爸，我得永遠離開我的爸爸！

爸爸！是的，你也諄諄然訓誡了我要去行人道主義，你也諄諄然訓誡我去信仰上帝，爸爸！你騙了我

，你爲什麼要欺侮我？人道，人道，哼哼！什麼是人道？不過是資產階級欺騙第四階級的滑稽把戲，資本家設了工廠，叫無產者以血汗爲他們去掙財富，資本家却說道：「這是人道」——設了一個工廠容納了幾千個失業的農民！然而，他們忘去了工人的喚叫，——工廠汽笛聲却是工人靈魂悲痛的喚叫！大地主僱了佃農，僱農，半僱農以血汗爲他們去掙財富。大地主却說道：「這是人道」——我的田救了幾百個沒飯吃的農民！然而，他們忘却了穀粒上的血跡，穀粒上深深地塗着農民生命的血跡！新舊軍閥率領了幾萬個可憐的兄弟——兵，去爲他們爭地盤造勢力製財富，新舊軍閥却說道：「這是人道」——我救了幾萬失業的工人與農民，而且救國還救民！然而，他們忘却了士兵的血在深山與鐵道之上放射亮光，士兵的白骨堆成了歷史上的遺跡！還有，唉！爸爸，還有一類的人物便像我的爸爸！所謂善良的紳士。他們，設了殘廢院，盲啞院……利用殘廢與盲啞者去做他們無代價的奴隸——做工，這班紳士却說道：「這是人道」——

我救了殘廢者與盲啞者！他們忘却了殘廢者盲啞者不幸的淒慘的淚！淚，塗成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時代人類的漫畫！爸爸！人道，人道，什麼是人道？那裏有人道？

至於，說到信仰宗教，做上帝的信徒。唉！滑稽，真滑稽！我不用來說什麼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我只說麻醉無產者的藥劑，資產階級豈有此理！上帝說：「你勞苦，你安本分，上帝知道……」上帝說：「有人打你左耳光，你右耳光也給他打……」上帝說：「你的不幸，你的苦痛，上帝會救你，你要做一個馴良的人……」他媽的，不用再寫了，一句話；「你永遠應當做奴隸！」

爸爸！我已不願意再來寫這些，總之：我否認這些，我反對這些，希望我要如此去做的爸爸，便是仇敵的爸爸！

爸爸！我自離開你以後，我便在異鄉飄流，我曾到過東方巴黎的上海，我曾到過嶺南的羊城，我也曾到過全國中心區域的漢臯，以及全省瀰漫了紅槍會

的北方鄭州。我曾領略過江南三月的春色，然而我也曾見過萬丈紅塵資本主義度宰割下的人類；我曾領略過珠江秋水，然而我也曾見過兩副面孔新軍閥變異的真相；我曾停立於黃鶴樓頭，見過轟轟烈烈熱血在資本家爐中沸騰的八十萬工人。然而我也曾見過新軍閥刀槍下的魔鬼；我曾見過誠實，善良，同時又野蠻，凶暴的武裝農民，然而我也曾見過這班武裝農民做了豪土劣紳的傀儡……

爸爸！我流落異鄉已經四年，這四年中天天是我尋找幸福的時候。但是，幸福嗎？在那裏？農人的汗，工人的血，他們告訴我，「幸福」產生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潰崩以後的時候。爸爸！這四年中，我是做過乞丐，暈過馬路，給了資產者的痛罵與叱咤，給了為十數元一月的代價便拿刀去殺他兄弟的巡捕的棒頭！爸爸！這四年中，我是去當過兵，做了新軍閥的傀儡，在火線上，曾咬着我的牙根，橫起兩隻血眼，舉起槍來，去瞄準和我一樣，失業，沒飯吃，而來當兵的兄弟！爸爸！這四年中，我是去做過偷兒，我曾做過土匪，

我曾殺過自私自利的人類，我曾去刺殺過飲我們兄弟的血，食我們兄弟的肉，的新軍閥的頭！爸爸！是的，這四年中我也有我痛快的時候，那就是做偷兒，土匪，殺人類，刺軍閥的頭！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我們的生命沒有暢快的時候，也許只有流血的奮鬥才是我們靈魂的細流吧！

爸爸！當我去做土匪，我是每天的深夜便立在十字街頭，我仇視着街道上來往一切的自私自利的人類和可憐着我們這些金錢奴隸資產階級的走狗——拉着黃包車兒在那裏東奔西走……。唉！我的熱血便在體內暢流，我要去毀滅自私自利的人類！我要去毀滅自私自利的人類！我怒，我憎，我恨，我要流淚。我舉起了老大的拳頭！

爸爸！已經是深秋的時候，蕭蕭的西風在聞着樹葉兒來吹，在深夜中我悵望着碧空中的皎潔的月兒，我忽然想起了故鄉的你！爸爸！我知道，你在罵我，你在咒我，爲你在說我沒有做了「家」，沒有掙了「錢」，沒有偉大的「名譽」，却去做了一個「匪」！但是，我最

討厭現在社會上的「家」！自法律家。資本家，以至於文學家，藝術家……我都討厭！法律家，資本家……討厭我，已經在上段和你說過，文學家，藝術家，是社會上所稱為高尚的，神聖的……他媽的！什麼是神聖？什麼是高尚？他們拿起一枝筆來大發牢騷，寫了一些女人，愛，以及寫了一些灰色的生活發表了個人主義的獸慾……便是文學家了！他們給了一點資產階級所讚賞的裸體，談了些什麼藝術，自我的藝術……便是藝術家了！為什麼要稱「家」？為什麼要做偶像的特殊階級？為什麼不來表現無產者汗血塗成了的人間地獄的圖畫？為什麼不來表現資產階級猙獰的面孔和心？為什麼不來表現官僚的聲勢，不幸人的嘆氣？為什麼不來表現新舊軍閥的刀槍礮，貧民的血淚聲？……

至於說我不會掙錢，哼哼！爸爸！我是主張廢除私有財產制度的，我是反對掠奪私有財產之社會的，所以我不主張掙錢！爸爸！你又要說了：「你不要錢，你為什麼要去做偷兒，土匪？」是的，爸爸，但是，在現

代社會沒有毀滅以前，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陣線沒有衝破的時候，無產階級的我們，只有去做偷兒匪兒！要我們去做奴隸嗎？要我們去做用機巧的手段和他們一樣掠奪他人財錢的動物嗎？那未免過於無意義了！而且資產階級的資產也是偷了來，搶了來，用無產者的血汗換了來的呀！

談到「名譽」嗎？什麼是名譽？現在的社會，有錢的，有勢的，做官的，做什麼「家」的，才有名譽！在現代的社會，我們沒有聽到說「窮漢」是有名譽的呀！而且名譽是什麼東西？是騙人的假面具，是吃人的一個假招牌！有名譽的都是一些狗東西！名譽？

老實說：在現在的社會，只有去做土匪，只有去殺人！殺盡了一班吃人的狗東西，

爸爸！還有一件事，我應當告訴你，我曾被資產階級的政府抓去坐過三個月的牢獄！我想，這個消息，你一定很快活，說道：「做土匪，應當要去坐牢獄，殺頭！」哈哈！但是，我並沒有殺頭！我是給一個爲了三百大洋的代價而抓我入獄的青年叫什麼馨的，捉了

獄中去。用鐵鐐鎖了我的手，和我們做賊做强盜，做匪的兄弟們在一處同睡，……然而，我，同時也是給了一個機會主義者見政局變化而想乘機陞官的傢伙古月民放了出來。哈哈！反革命派的一些吃人的動物，實在可憐又有些可笑！我順便告訴你！古月民這個傢伙前天我又遇見了他，他說：「不是你們，我還有官做，放了你們我在杭州却給了他們反門了三個月！」哈哈！真痛快！反革命派玩的把戲真痛快！

爸爸！我出了牢獄，我便來到上海，現在我又來到帝國主義東方商場的根據地香港，在香港，我是做土匪，殺人！每晚間，我拿了我的刀子，立在十字街頭，我的眼睛中放出了血的光。我去幹……

爸爸！我愛你，同時我又恨你，憎你，怨你！

爸爸！我離開了你，我將永遠地離開了你！

——資本主義的社會不崩潰，我是沒有回歸的時候！

一九二八，二，二五日○

創 傷

一

自從熊宣傳科長兼代秘書長以後，宣傳科辦公廳裏就不大來了。偶然——那是極少數的偶然——熊祕書長也到宣傳科辦公廳裏來走一個圈子，在幾個股長的前面笑一笑，拿出兩枝香烟丟在桌上，表示他對於股長的慰勞，便走開了。同時編纂股的陳股長也兼了秘書的職務，所以宣傳科的辦公廳也不大來。

冷靜靜的辦公室內，只有一位瘦而長，鼻子很高大，兩眼有沉着剛毅之光芒的訓練股的張股長，和很年青，很美麗，身體很健全藝術股的戴股長，以及六七個股員三四個司書以外，便沒有別人。

近來因為科長對於宣傳科沒有具體工作計劃發了下來，股員們自己想不到工作便無工作可做，大家非常清閒。只有張股長大概是因為受了一點刺激的原故吧？倒非常努力，訓練股員在編兵日報和講演大綱，他在編本週訓練大綱，訓練計劃，和訓練方法。編纂股的來股員在桌上敲着筆頭，斜依着身體看着大鼻頭張股長，心頭不覺好笑起來：

「喂！大鼻頭！」來股員帶笑的叫道：「你為什麼個性這樣強烈呢？這還行嗎？」說時，手在桌上一拍。

於是全辦公室內的人員，都轉過身來，視線集中在張股長漲紅了的面孔上，大笑起來。張股長沒有講話，低下頭去依然在寫他的文章。

「這真是氣死人，」又一個趙股員說道：「要是他這樣罵我的話，我無論如何也不再幹了，到 T 將軍那

裏還怕沒官做嗎？」這股員說着自己笑起來。

「哈哈！」全室的人都笑着，有幾個齊聲喚道：「一點也不錯，到T將軍那裏做大官去！」

「而且張股長是T將軍的老部下，」來股員又說道：「到那邊去，T將軍一定很歡迎。」

張股長眼睛裏含了淚，却不說話，他知道他們又在攻擊他了，說他是反革命派了！

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熊秘書長派張股長參加中央宣傳委員會去，張股長說道：

「我記錄太不行，來股員和我一同去，他記錄……」

「什麼？」秘書長諷刺着說：「要來股員隨同你去，代你記錄嗎？」

「……」張股長遲疑了一會兒說道：「並不是這樣，我雖然不革命，但也不會官僚習氣如此，要來股員做我們隨從。」

「什麼？」秘書長怒了，手用力的拍在桌上，叫道：「誰說你是官僚，你個性這樣強烈，這還行嗎？……」

這件事的印像，給全辦公室的人員是很深的，他們都覺得性情很古怪的張股長，今天給秘書長罵得真痛快，所以在無事可做的時候，便拿這件事來做譏笑的資料。

這也很的確，張股長性情太古怪！他的個性非常強烈，主觀色彩很重，全政治部的人們個個都有些討厭他，或許是含着了妒怨的心理。

最初，熊秘書長對他還算不錯，請他到家中吃了幾次飯，後來，却聽得他在辦公廳裏說：

「一個革命黨員要忠實才對，高興的話，是朋友也可吃一次飯，但這是因為高興，不含有什麼作用的，但是熊秘書長請客，他却是有作用的……」

至於究竟有什麼作用他却沒有說出來。

熊秘書長是一個很和藹，而富於感情的人，他對於人都是非常客氣，即使人對於他有什麼過分，只要不妨礙革命的本身，他都不大理會。他對於張股長也算客氣，雖然很久以前他發了一次脾氣。所以，他對

於張股長這一段奇異的怪論調，很能原諒。只有，自後是不再請張股長吃飯了，可是陳秘書却是和熊秘書長大不相同，他那長長的面孔，瘦瘦的身材，對於他的官長講話的時候，便俯着頭，好像是非常的忠實，而微笑着……然而他的眼睛，放出奇異的光，眉頭間露出凶惡，詐欺的猶態，實在是超過了他那在長官之前俯頭微笑的忠實！因此，他對於性情很古怪的張股長也就有些意外的摧殘，攻擊。而這摧殘，攻擊，却又為尋常的人們所看不出來，所說不出來，只是，張股長的生活上，感着莫大的創傷！

在政治部的新主任未到職以前，陳秘書是一個社會股員，那時的張股長是社會股長。因為張股長的性情過於古怪，主觀，個性強烈，且有點浪漫意味，這些便減少當時陳股員對於他的信認！雖然張股長是聰慧，對於工作有計劃，有方法，有系統，有批評，但因了他古怪性情的缺點，往往陳股員不能履行他的指示。這時，張股長與陳股員便潛伏了暗的不快意。

當新主任到職的時候，熊科長正到南昌參加政

治工作會議去。因爲新主任對於政治部的職員都是不相識的，只有與陳股員在革命上有一種認識！於是張股長便由社會股調到訓練股來，陳股員便充任社會股長，熊科長兼祕書長，新主任到後的政治部宣傳科的人員便是這樣的調動了。

新主任到職後第二天的早晨，張股長照例到總值日官室內去簽到，主任室便在值日官室的內面，他在簽到的時候，聽得主任室有人在那裏講話：

「張股長是不是右派學會的？」主任的聲音。

「恐怕是的吧！」這是陳股長的聲音；「總之，他是個右派！」

「嘔！」主任說：「開除他！」

「……」一會兒陳股長道：「等一等再說吧，因爲他是『將軍』的部下，恐怕開除以後有影響……」

室內默然了，雖是隔了一層板壁，然而張股長他彷彿看見板那邊站在主任前面的陳股長，俯着頭微笑着，好像是很忠實，而眼中凶惡的光，眉間欺詐的貓態，使他感着了恐怖，神經緊張，身體顫抖起來。

個性很強烈的張股長，他受了意外的攻擊，他回到辦公室內，自己的位置上，流着了眼淚，說道：

「他們竟如此的不信認我……」

他拿起筆，預備寫辭職書，不幹『但是，他又想：「辭職後到那裏去呢？我真如他所說到反革命的將軍那邊去嗎？……唉！我的個性太強烈了，我過去太不能忍耐了，現在不論他們說我怎樣，只要我心中是革命的……而且我過去是因經濟而失學的人，沒有什麼學問，在這裏一面做工作，一面受訓練，……而我們政治部革命的空氣很濃厚的，我可得到很多利益，別處都不行，我還是忍耐……」

張股長這樣地想了以後，他便決計努力工作，改變他古怪的性情，而不計較陳股長的攻擊。

第二天熊秘書從南昌回來，照例他來到張股長辦公的桌前，笑了一笑，拿出了一枝「白金龍」香烟。張股長以為有什麼問題了，但是沒有，並且似乎比以前更其親密，和他談了很多關於南昌會議的事件，便拿了手套走了。張股長這才安了心，以為陳股長在主

任前的提議，恐怕最近是不會開除他了。張股長也很想將陳股長在主任前攻擊他的論調來詢問熊秘書長，祇以陳股長也在室內，且恐怕說了出來沒有好的結果，所以他便決定了他昨天的主張——（不論他們說我怎樣，只要我的心是革命的。」

二

時間一天天的過去，北風呼呼地來報告着冬天已到的消息，辦公廳內已經升了火爐，政治部工作人員們一個個埋頭在紙堆裏寫他們的文章。張股長自從那次受了刺激以後，他決心以他的行動來表現他是一個革命者，近兩月以來，在辦公時間之內，他很少有和人閒談或仰着頭吸紙烟的時候，他成了一個很孤獨的人，伴着他的只有他的工作。每天，在他是九小時以上的努力時間，下辦公室以後的時間，政治部的一些官員們，都向馬路，影戲院，愛人，……各個地方找他們的安慰去。只有張股長仍然在他的寢室之內，坐在電燈光下，沉思他日間工作，準備明日的工作計劃，訓練的材料……或是看革命書店新

出版的書籍。在他感着很疲困的時候，他也想到外面去找一找他的安慰所在，然而，這正是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鬥爭最劇烈的時候，且省到處埋設了反革命的機關，他恐怕引起人家的誤會，與防備不滿意於他這古怪性情的人們取攻擊他的材料，所以他不敢到政治部的門外去。他並不覺得近來這種環境是很苦痛，反覺得這樣的生活是很有秩序，在自己的工作上，革命的智慧上，都是很有利益的。同時，張股長的面孔也嚴重起來，差不多沒有笑顏的時候，這時，他確是不浪漫了！以一個性情很古怪的人，一旦改變了他的常態，這是給與同事們很大的詫異！

張股長的寢室與宣傳科辦公廳只隔一層板壁，一天的清晨，他正在房間整理文件，聽得辦公室內的同事們在議論他道：

「你知道大鼻子近來爲什麼不笑了？」這是戴股長的聲音：

「我知道，新主任到來他沒有升了官，所以他不快活。陳股長痛痛快快的回答。

「哈！哈！哈！」室內便起了很大的笑聲：

張股長聽了，他用牙齒咬了咬了唇邊。他近來是取的「革命的行動」主義，他知道這或許是他們對於他的挑戰手段，故意的說了使他發怒的。張股長跑到辦公室內去，一個個譏笑似的面孔對着他，陳股長在桌上敲起了他的筆桿「做官呀……發財呀……大官呀……」唱起歌來，但是，張股長他並不和往昔一樣，和他們發牢騷，連一句話都沒有說，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只有面孔更其嚴重了。

全辦公室的人員對於張股長挑戰式的譏笑，因為張股長不理會的原故而歸於失敗，不知什麼時候他們又坐好了位置做着他們的工作。

十一點鐘的時候，快要下辦公廳了。熊秘書長走進來，照例在各人的前面立了一會兒，笑了笑，會吃烟的給了他們一枝香烟。最後，跑到張股長那裏來了，笑了笑，拿出一枝香烟，張股長便也點了點頭微微地笑了一笑。秘書長臨走的時候，對張股長說道：

「吃過飯你到我家裏來一趟，我有話和你說。」

張股長聽了祕書長這段話以後，便恐慌起來，以爲陳股長的攻擊，現在有了效力，要開除他了。

吃飯的時候，他想了一想，仍然是這樣的決斷道：「不論他們說我怎樣，只要我的心是革命的。」

飯後，張股長便履行了祕書長的約會，冒了北風到祕書長的家裏去。街道上的雪花已積了三寸，薄薄的陽光照在屋頂上。因爲他近兩月來很少到街上來，所以特殊地感覺新鮮的情調。他心胸的事早已忘却了一半，直到了祕書長的住宅門外，心頭上才有些悸悸的跳動起來。

張股長進了熊祕書長的住宅以後，面孔便嚴重起來，表現他的意志非常堅決，與剛毅的個性，果決的精神。熊祕書長依然是那樣的和藹，笑嘻嘻地，拿出了一枝香烟。

在閒談了普通的話語以外，熊祕書長笑嘻嘻地活潑地說道：

「近來你非常努力工作，是我們的忠實同志，預

備要你另外做點工作。」

「只要我能力可以，都沒有不做。」張股長依然沒有笑。

「是的，我們看來你當然是可以，」秘書長頓了一頓：「近來政局的形勢已漸漸改變，因為軍事的发展太快，民衆方面可以說是沒有得着革命的利益，而反動的勢力一天一天高漲了起來……」

「是的，這我看得很清楚。」張股長插了一句。

「例如，H省是革命的根據地，而反革命的機關依然在活動，最可注意的便是T將軍Y的組織……」

「這完全是封建思想的集合團，」張股長這時才笑了起來「以為個人的勢力去利用……」

「所以我們已注意到這一層，」熊秘書長更得意地說了下去：「我想你從前在T將軍那裏做過事，T將軍Y的組織，你可以參加進去活動，看他們究竟做些什麼，以備我們取方法去應付他們……。」

「我是很高興的，不過活動的方式要你告訴我。」張熊他們原來是很好的朋友，並沒有一種官僚的習

氣，所以張股長的講話中間，只用一個「你」字，沒有用尊貴的名詞。

「那當然，不過我們還要計劃一下……」

「那很好……」

「今天你且去一次，別要說什麼，看他們的態度究竟怎樣。」熊秘書長在室內徘徊起來。

經過了這一次的談話以後，張股長非常的快樂，他兩月來帶着了創傷的靈魂，現在也活躍起來，好像陳股長說他是右派學會份子一句話也失了效力。「他們並沒有看我是反革命派，究竟我這兩月來的革命行動給了他們一個認識。」張股長的心中。得了這樣一句的結論。

晚間的時候，天空中又霏霏地下起雪來，從熱帶的嶺南，忽然跑到溫帶長江流域的H省，在這下雪的冬天，張股長感覺得異常的寒冷。他走T到將軍Y的機關裏去，進門便看見很多標語，如「：Y將軍Y團員團結起來，擁護……T將軍，打倒……，我們無條件

的在T將軍之下團結起來……」張股長對這些失去了頭腦爲個人所利用的東西所喚的口號真有些好笑！

他由一個武裝的兵士，帶到了三層樓上。兵士叫他站在門外，拿了會客單子走了進去，躡的一聲，顯然是兵士立正的皮鞋相觸聲：

「報告，客來了。」兵士的聲音。

「叫他進來。」這聲音是有些大人的氣味。

張股長走了進去，看見一個二十六七歲的青年，身上着了一套將軍衣服，頭髮在電燈光下發亮——顯然油搽得很多——頸項裏圍了一條粉紅色的女人的圍巾，正在用着西菜晚餐。張仔細一看，在這位將軍衣服的右邊，顯現了一位妙齡少女——張素來看了女性便動了心，何況近三月來沒有見過女性呢——張真是動了心。「將軍」見他來了，立了起來向他點了點頭說道：

「這是張同志嗎？」

「是的，請問貴姓。」

「我呀！」「將軍」轉頭對了立在門邊的兵叫道：「

名片，給他一張。」

勤務兵拿了一張名片給張，張一看：

張看了一看，兩眼睜大起來，心中說道：

「他媽的！」但他嘴裏却說道：

「哦！原來就是綠主任，是的是的！」

「吃過飯嗎？」綠主任露出得意的情形。

「吃過，吃過。」張說話的時候，他的眼睛都看在那個美人身上，心想道：「他媽的，這些狗彘的豈有此理！」

「我來介紹，」綠主任好像已覺得張的視線似的：「這是王品仙女士，這是張古怪，××政治部的訓練股長。」

美人點了點頭，嫣然地笑了一笑，張也照例點了點頭，笑了一笑。

因為綠主任正與美人用餐的原故，很快活！他忘

T將軍YH分部主任	綠果凸凹平	H省○縣
-----------	-------	------

却了來會晤他的張，與美人細談着，笑着。那是一個很長的時間，綠主任才立起身來，點頭，含笑，嘴裏還在嚼着渣子等東西，洗臉以後，才和張坐到客廳中去——女人的圍巾這時才拿了下來。官僚習氣十分充足的綠主任，開口便說道：

「你們政治部是什麼色彩，紅的吧？」綠主任的眼睛充滿了驕傲，責問的情調。

「不會吧！」張無精打采的答道：「這完全是反革命派的造謠，總之，是革命的。」

「近來有什麼？……」

「……」毫沒有手腕的張，他忘却了這是政治交際，便將他心中所感的說了出來：「近來……老實說：T將軍過於個人獨裁了！軍事的勢力超越了黨，……」

「哼！是的。」

「假使這樣右傾下去，我們將來要打倒他了！所以你最好告訴他，要他走到革命的路上來，而且，我們對於他這樣的行動，已準備給他最後的警告了！」

「你的話很不錯，我們將來一定要拿你的話去

告訴T將軍，」等了一會兒。綠主任又轉過頭來說道：「現在你們有了什麼計劃呢？」

「那是沒有的！」張爽直的說：「只要我們左傾，不往右的路上走，都是對的。」張遲疑了一會兒問道：「你們呢？」

「我們……也沒有什麼……」

張想再問他們幾句，以探他究竟的態度，然而沒有政治手腕的張，已沒有話可再說。因為美人在房裏喚出嬌聲，綠主任立起身來，表示不耐煩與送客的意思，張于是就出來了。

第二天的上午，張跑到秘書長室，預備將昨晚到T將軍去的情形告訴秘書長。那知張一進秘書長室，秘書長便嚴厲着面孔，顏調也深重起來，很顯然地對張表示十分不滿意！張在椅上坐下，約五分鐘以後，他終於鼓着勇氣說道：

「昨晚我到T將軍Y去的……」

「是的，我已知道了。」秘書長很不高興。

張想道：「他已知道了嗎？這裏又有了鬼了…」
…因爲祕書長的顏色不對，張只好快快然地走了出來，心中知道這裏面有了嚴重的問題了！

張剛走到樓梯旁，看見主任的門是開着，主任好像在說什麼話，手重重地拍在桌上，立在主任前面的，是俯着頭，微笑着，表示忠實而又非常快樂的陳股長。主任偶舉起目來看了樓梯前面的張，目中便忽然射出一道怒氣！

張覺得事實過於嚴重了！全政治部的空氣也嚴重起來，他知道是出了什麼事了，然而他却想不出，最後的決斷仍然是說道：「不論他們對我怎樣，只要我的心是革命的！」

就是在這天的下午，陳股長升了官，做了祕書，而張給熊祕書長因爲到中央宣傳委員會去的問題，痛痛快快的罵了一頓，一直到現在，同事們却引爲笑柄，時常拿了這件事來開心，非常的快活。

翌晨，熊祕書長到長沙去了，張接了他的一封短信：

「古怪：我忠實的告訴你，你應當注意，革命黨員應當要忠實，思想要澈底，不可游移不決，近來有好多人議論你，而且有事實！我因你是一個很有希望的青年，所以不忍對於你有不滿意的表示，但是你自己決不要斷喪了自己革命的生命！熊大年。」

張讀了這樣一封信，真是氣得可以！他覺得環境太惡劣了，他們都因了他古怪的性情，討厭他，而戕害了他革命的生命！

他想離開政治部，他又不忍離開，覺得這裏雖然攻擊他的人太多，可是給與他革命思想，革命情緒的暗示，却是很多的……他知道是昨晚到I將軍Y去壞了，不去他們決不會取得攻擊他的材料！

張開始頹喪，不快，失望，坐在辦公室裏嘆氣，覺得生命上，靈魂上，給人們刻劃了深深的傷痕！

三

政治部開各軍政治工作聯席會議的時候，熊秘書長回來了！一見了張，是笑，是快樂，好像他寫給張一封信上的事件，他早已忘却了。張也不好便追問

他，只有還了一笑，接受了他的一枝香烟在嘴唇上吸了起來。

「政治工作聯席會議非你不行，」熊秘書長說道：「因為你是很富於政治工作的經驗，而且懂得軍事知識，所以非你做政治工作聯席會議處的秘書不行……」

「那裏？」張股長回答道：「我看聯席會議的事件非常之多，最好也組織一個秘書處，由各科科長任秘書。」

「秘書處是要的，至於由科長任秘書，那不必，因為這種技術與計劃工作，非你不行。」

「……」

結果，聯席會議組織了秘書處，由陳秘書，（即從前的陳股長）組織科黨務股的李股長，張股長充任；張股長任秘書長。

「我有事，我只任記錄，其他的事由你來。」陳秘書對張股長說。

「可以。」

「聯席會議只有紀錄，除了紀錄沒有事了。」主任時說，看了張股長兩眼，張股長的眼光與主任的眼光相直，知道了主任在鄙視他！其實主任天天坐在自己的辦公室內，各科工作人員的成績，完全由祕書們去告訴他的。

「我有病，」李股長又說道：「恐怕要去住醫院。」

李股長說完，陳祕書笑了一笑，眉又露出了奸詐的獠態。

爲了職務，爲了要以革命的行動去報復於欺侮他的人們，張股長對於政治工作聯席會議的事件非常努力。關於大會的規則，提案大綱，議事日程，……都有了一個完整的計劃，並且招集了總政治部股長以上的人員開了一個預備會議。開預備會議的時候，陳祕書因事未出席，李股長病了，只有他負了這個預備會議的完全責任。預備會出席的人員，都在審查計劃草案，組織科的鍾科長譏笑的對張股長說道：

「喂！人說你有神經病，我看你又不錯呢；你的

計劃真是很對的。」

「誰個說我有神經病？」張股長笑着說：

「是T將軍Y綠主任說，」年青的戴股長頑皮的說：「他說你和他說的話都是神經病的話。」

大家都哈哈地大笑起來，個個都以含有毒意的眼光，射在張股長的身上。張股長漲紅了面孔，不敢回話，他知道祕書長上次寫信給他的意思了！那一定是陳祕書在綠主任那裏探聽了他所說的話，（因為陳祕書常到綠主任那裏去的。）所以就造成了嚴重的空氣。他想：他那次的說話，並沒含有不良的意思，只覺得「T將軍再這樣個人獨裁下去，我們要打倒他了！」這句話說得太爽直，恐在政治上引起大問題，是應當負責任的！這時，他的面孔更紅了起來，知道他們借了這個題目，再加上一點謠言，就會成了很大的危險的病徵了！

預備會開會了，大家對於張股長的計劃還算滿意，並沒有大的修改的地方。只有張股長因為有了一種新的刺激，開會的時候好像在夢幻之中。

在政治工作聯席會議閉幕以後，張股長的會議經過報告，決議案，都整理好了。陳祕書自己擔任的紀錄——如政治經濟報告等，仍然沒有整理好，主任却又說張股長太不努力了。

但在這次會議結束以後，張的確給了全部人員對於他的認識，組織科的鍾科長，也覺得他是可以工作的一員。所以鍾科長兼辦的革命日報，也請了張股長去編副刊。

在張股長搬進革命日報館的晚間，鍾科長到他的房間來說道：

「現在沒有事嗎？——和我到愛人家去。」

「沒有事，」張股長好久沒有笑的面孔，現在忽然換了新鮮的情調：「你還有愛人嗎！哈哈，去的。」張股長聽了愛人都是要笑起來。

張股長和鍾科長坐上汽車以後，張覺得非常舒暢，因為他素來沒有坐過汽車。鍾科長說道：

「我的事件，祕書長和你講過嗎？」

「沒有，是不是你愛人的故事？」

「不是，是政治問題，」鍾科長頓了頓，又繼續說道：「我是L將軍派我到T將軍學校去的，那時L將軍還不在革命旗幟之下。後來我看革命確是時代的需要，所以L將軍也就改變了態度。」

「這我不知道。」

「後來，我回來以後，L將軍已到了H省，我們就組織了一個革命的團體，LY，LY是代表的KMT中比較進步的份子的大團結，是革命者，他都不敢反對LY的組織。」

「是的，我很贊成……」張股長這樣回答，原來他心中並不表同情，他想，有資格便做一個無產者的團員，LY都有些圈套。

鍾科長依然底嚕嚙，有一點引誘張股長加入LY的意思，但他始終也就模糊的沒有說出一聲「我願意。」

鍾科長正在說LY的精神，忽然汽車停了，鍾科長一抬頭，說道：

「到了。」

於是他們兩人便走下車來。

走進了洋樓上去，便現出了一個美人，她一見了鍾科長便扭動着窈窕的身體，微笑起來，銳敏的眸子看在鍾科長的身上，嬌態的說道：

「喂！鍾同志。」伊講的北京話，真好聽。

鍾科長自然跑上去，握住了伊白嫩的手心。

美人轉睛一看鍾科長後面隨了一個大鼻子，就嬌媚也轉動了高跟皮鞋，北京話又清爽地沖出了紅潤的唇邊：

「這位——是誰呀？」

「哦！我來介紹，」鍾科長轉過頭來，「這是張古怪，股長，少校，——是雲敏時女士。」

張股長忙點了點頭，敏時女士還了他一個感動力很大的微笑。

大家坐定以後，敏時女士忽然柏着手心，好像回憶了什麼似的說道：

「哦！記起來了，蜜司脫張從前在廣東做過文章

的——時代之花，是不是？」

張給伊說動了心，心想道：怎麼？我的詩集她已看過了？便說道：

「是的，是的，蜜司雲看過嗎？太不好了。」

「看過，看過，不要客氣，很好。」

「文學家……」鍾科長有些不耐煩了，譏笑的說。

「真是文學家，」雲女士天真爛漫的說：「給了我很深的印像，流了不少的淚兒。」

「那些東西太沒價值了，現在看來真是可恥。」張又說着。

從張眼光中看來，雲女士是非常美麗，活潑，而善於表情。因為他和女性接近太少的原故，雲女士的表情，他以為在愛他了。

自此以後，張股長打破了寂寞，浪漫的習慣又恢復起來。每天上午到政治部去，晚間到報館來，因為報館的經費還沒有確定，所以在籌備期間，距出版期還有一個月。於是每晚間便是到雲女士家裏去了。

活潑的雲女士，近來的動作對於張股長表現得太熱烈了，和張說：

「我歡喜文學，所以我歡喜研究文學的人，因為他們是富於情感的；政治家是太枯燥了。」

「那不然吧？」張股長明明白白知道雲女士的觀念是錯誤的，太不現實，而不明白革命的事實，但因為他要奪取他人之愛，使用了一個疑問式的回答。

「的確是如此。」雲女士却堅決的說。

張從袋裏拿出很多的糖果兒，給雲女士，他的手觸了雲女士白嫩的手臂，雲女士微微地笑了一笑，面孔紅了起來，張股長好像觸了電一樣。

「好吃嗎？」張很柔和的問；

「你給我吃的東西都是好吃的。」

雲女士的回答動了張股長的心，他覺得他已勝利了。

正是這時，門外有了汽車的聲音，接着就有人走上了樓梯，張股長說道：

「鍾科長來了。」

「討厭！」雲女士很不高興的說着。

張股長很快活，覺得他已得了勝利。

鍾科長走進門來，很不高興看了看兩人的面孔，而雲女士對他很冷淡，也沒有往日那樣親密了。

鍾科長沒有講話，轉過身子便走向樓下去，張股長，忽然想到他惡劣的環境，驚恐了，也就惶惶地向樓下走，雲女士却不知爲了什麼，呆了。

張股長走到門外，也往汽車裏躡。

「你爲什麼不在這裏過夜？」鍾科長劈頭就問，顯然含着了粗暴的怒氣。

「不，我要到報館去。」張很慚愧，沒有話說了。

兩人在車上，已沒有往日那樣快樂，——談政治，談愛情，只是默默地。汽車到了報館，各人走到各人的房間去。

四

「林覺之這個人的思想怎樣？」

第二天的上午，張股長走到政治部去，勤務兵將他喚到祕書室去。陳祕書第一句話便這樣的問。林覺

之和張股長素來並不相識，只在中國雜誌時常看見他國際的論文，從友人那裏知道他也來了H省。在張股長總以為他是一個很革命的青年，因為革命報館缺乏一位國際編輯，他便轉托友人請他來。

「我不知道。」張股長回答。

「不知道？不知道你為什麼介紹他到報館工作？」

「因為友人的介紹，在中國雜誌上看見他的文章很多的。」

「要革命才行呢！」陳祕書的聲音大了，筆擲在地上。

張股長只是默然，覺得很慚愧。

「好！」陳祕書又說道；「主任已說過，要你搬進政治部來住。」

「是……」張股長頹然的答着。

張股長知道要他住政治部是另一個問題；不給他編輯報紙，那是真的一一因為報快要出版了。但是，他有什麼說的？他是人們的眼中釘，討厭的古怪一一雖然他自己覺得近來的確不古怪了，可是人家並

不因為他不古怪了而對他改變態度。同時，他知道這是戀愛害了他！鍾科長的確因雲女士而吃醋了……

他不敢再去訪問雲女士，他想寫信，恐怕有更大的問題發生，所以，他只得快然，把東西搬進政治部來住。

他靈魂與生命上的創傷太大了！剛剛可以得了一點的安慰，却得了更大的戕傷。

因為痛苦，環境的惡劣。晚間九點鐘張股長便睡了。

在朦朦的夢中，張股長爲了不幸的命運而哭泣。這時，圖書館裏的管理員美林女士，走了進來：

「張同志，快點起來，主任打電話來要你去。」

張股長驚醒過來，出了一身大汗。

「有什麼事？」

「不知道，主任在司令部等你。」

「幾點鐘了？」張股長一面穿衣服一面說。

「十二點了。」美林女士看了看手錶。

張股長非常惶惶，不知出了什麼事件。他走出門去，街上已經沒有了車輛。一直跑到了頤園，才見了一個人力車，他坐上車去，左手一揮，也不和車夫講力錢，車夫便向司令部衝了過去。

到了司令部他給了一元的車錢，心頭忐忑的走了進去。他走到L將軍室的左室，由一個馬弁招待了走進去。張股長很恐怖，以為這是禁閉他了。

等了很久，主任走了進來。

「今天你有什麼消息沒有？」主任看看他的大衣袋，似乎在檢查有無手槍。

「沒有，只聽說T將軍的學生打工人，這還是李股長說的。」

「還有什麼？」

「不知道。」

「T將軍Y的委員黃，白，你認識嗎？」

「認識的，」張股長說：「前後是同事。」

「他們的思想怎樣？」

「他們沒有思想，是反革命？」張聽得主任問他

這句話，很傷心，覺得主任不應當看他也是黃，白，之輩。

「今天要捉他們。」

張股長覺得如果說「好的」那末主任一定覺得他不是良心的附和了，所以他只默然。

「綠主任和你很好嗎？」主任又問，

「不見得……」張股長幾乎哭了出來，他覺得這個創傷更大！主任竟以為他與綠有反革命的勾結了。

主任走了，只他一個人在室內。他知道不幸的環境到了，但他爽然，覺得他沒有違背良心，並沒有反革命行爲，只想到自己受了陳祕書詐奸的欺負，很傷心。

是一個很久的時間，馬弁走了進來：

「請你到樓下去，熊祕書長來了。」

張股長便隨了馬弁向樓下走。因為他沒有穿皮鞋，所以走在樓梯上沒有腳步聲。走到樓下，正要進客廳的門，他聽得：

「這還行嗎？非槍斃不可！」陳祕書的聲音。

「豈有此理，人家究竟沒有什麼！」熊祕書長的聲音。

他聽了非常的傷心，走進門去。

「你回政治部去，我們去捉黃，白，綠，沒有你的事。」熊祕書長說：

他看見陳祕書的怒顏，眼中放出猶惡的詐奸的血光，非常可怕！他想追問，他又覺得自己的個性太強烈了，所以過去吃了很大的虧，如果再是這樣，徒然是與事無益，所以他只是傷着心，心中流了創傷的血。

張股長逃脫了槍斃的深窟——不知爲什麼要槍斃的深窟，在夜色蒼茫中走了回政治部來。

他坐在人力車上，眼睛中忽然現出了俯着頭，微笑着，眼間射出凶惡的光，眉間現着奸詐猶態的陳祕書，他拿了刀，深深地在刺着他的靈魂，鍾科長露出粗暴的怒容，在看着他靈魂深處所流出來的血跡！

他兩眼大了起來，身體顫動起來，好像害了一場大病！他無力地回到政治部，倒在榻上，燈光淒然，壁

鐘已經敲了三下。

在夢中，他又看見了俯頭微笑奸詐的陳秘書，用刀直刺着他的靈魂，鍾科長粗暴的怒容，與懷中抱了雲女士，看着他靈魂創傷的深處所流出來的血跡。

他因靈魂的創傷而痛楚，朦朧中，他含着創傷的聲音而呻吟地說：

「不論他們對我如何殘害，我是永遠不會與革命離開的！」

於是，深沉的室內，迴旋了創傷的悲聲。

空白页

大阿與小阿

—

陳老爺家裏的七個僕人之中，有一個矮小，嘴大，言語和動作富有特殊風趣的大阿。小姐，少爺，以及少奶奶，他們都深愛大阿，他們的拳頭，手杖，以及茶杯裏的水，不時地在小姐，少爺，少奶奶們高興的時候，去光顧大阿。大阿遇了拳頭，手杖，茶水，大阿並不反抗，而且依然是笑着——雖然有時大阿因了這

些痛苦的待遇眼間含着淚——因此，大阿在陳老爺家中點綴了好多生趣。

同時陳老爺家中還有一個小阿，小阿，在陳老爺家中是和大阿相映成趣。大阿，有他笨的手，蠢的嘴，呆的眼，以及生澀的行動——受了壓迫而失去了人生之真的奴隸生活——和含有恐怖，悲哀而發出來的言語，在在使他的主人認為這種態度異常有趣。至於小阿，牠也有牠的有趣，而牠的有趣却和大阿不同；牠有白毛蓬鬆搖搖擺擺豎起的一根小尾，牠有靈活光閃的兩隻眼睛，牠有敏捷運動很快的四隻小腿，牠有嗚嗚的吠聲……牠行走都是纏繞了牠的主人，而且是那樣的性馴。因此，小阿在陳老爺家中也成了有趣的玩弄品。

在陳老爺家中，假使只有大阿而無小阿，那大阿的有趣也不免有點孤寂；假使只有小阿而無大阿，那大阿的有趣也就不免有點單調；有了大阿而且有了小阿，所以陳老爺家中便流露了非常的趣。

大阿來陳老爺家中役使，要比小阿早到兩年，陳老爺因為他蠢笨，所以他的工價較其他的六個奴隸為低。聽說大阿幼年時代並不蠢笨，而且很聰明；但是他不幸，十六歲就死了父親和母親，於是他便開始去做人家的奴隸。最初，他也反抗他的主顧，後來因為屢次失業的原因，性質也就伏馴了！他到陳老爺家中來時已經是四十六歲，那時他已做了二十五年的奴隸，坐了三年的牢獄，失了兩年的業。大阿經過了這次的打擊，出獄後他便變了另一個人，是愚笨，行動有點不大自然，陳老爺家中的大大小小以至於僕人，都對他有些異樣待遇，而大阿，只是笑，只是忍耐……。

小阿之所以名為小阿，是陳少奶奶根據於大阿演繹而來。少奶奶非常滿意於大阿的蠢笨，打了他也只是含淚苦笑而不呻吟，或是摸扶着痛傷的地方一聲不響地走了。少奶奶很喜歡他。少奶奶也很歡喜小阿，小阿，眼睛對她的瞅看，小腳兒的行走，小尾的搖擺……使少奶奶因感着有趣而聯想着大阿，因此，這

隻狗的定名，也就叫做小阿！

小阿是很聰明，牠能懂得牠主人的歡心，舞蹈，狂跳……。陳老爺家中的人們，沒有一個不愛着小阿了。

三

每在陳老爺家中的人們都用過了晚餐，他們不打牌不看戲的小姐少爺，少奶奶們都到了大廳上來。這時，點綴了他們娛樂的便是大阿與小阿。

他們用着繩子繫着了小阿，要小阿在廳上蹈舞搖尾巴，後腳如人立着豎了起來……。同時他們也用繩子繫住大阿，也要大阿學着小阿在地上爬來爬去，而且學着汪汪的狗叫！

「汪汪……」

大阿頸上繫着一根紅繩，由小少拉在手裏，伏在地上，他學着小阿的叫聲。小姐，少爺，少奶……都大笑了，小阿好像牠也看不起待遇不如牠的大阿，牠走向前來，小口只是咬着大阿的手和腿……而增加了廳上熱鬧的資料。

大阿在地上爬了一陣，已經覺得不能支持，他想學狗很難，他要坐了起來恢復他仍然是個人！但是，這樣動了小少的氣，小少給了他兩腿，於是，大阿露着苦笑仍伏在地上。

「大阿，你要叫小阿爸爸呢！」少奶眼中已經流出了笑的淚，她很興奮地說：

大阿沒有做聲。

「唔？不叫嗎？阿寶，你打！」小姐說了：

「拍拍……」阿寶小少爺打了大大兩個耳光。

「哦……我叫，我叫！」大阿又在苦笑。

「叫呀！叫呀！」少奶奶很威嚴地說：

「小阿爸爸，小阿爸爸！」大阿叫了。

「哈哈……嗤……」大家都熱烈地笑了起來。

「大阿叫小阿爸爸呢！哈哈！」小少爺快活得說不出話來。

「你還要對着小阿瞞頭呢！」少奶奶因為大少三天沒有回家，他只是想些玩弄大阿的新計劃，以遣這寂寞的晚夜。

大阿便半開着一張大嘴，躬着身向小阿瞞起頭來。

「哈哈！哈！哈！……」

少奶奶，小姐，少爺，笑得好不快活。

像這樣，是大阿每天奴隸工作以後的一種日常工作。一直要到少奶奶，小姐，少爺，感覺着這種玩意兒的疲倦，大阿才能回到草榻上沉睡去。

四

大阿與小阿是同桌吃飯，但小阿較大阿要多兩樣新鮮的菜。大阿吃的是陳老爺們吃剩下來的酸湯，小阿却是特殊爲小阿而做的菜。大阿有時不免在小阿的盆裏偷吃兩筷兒菜，這却引起了小阿咣咣的大叫，大阿驚怕得汗都流了出來。

關於小阿的吃飯問題，是由大阿管理，假使小阿有一天的飯菜不好，這責任就要大阿來負，而得兩拳頭的警告。

因此，大阿對於小阿實在不敢不關心。

一天，大阿爲小阿預備了兩樣好菜，但到了吃飯

的時候不見了小阿，他很耽心。小少得了這個消息，急得熱火出來，給了大阿兩杖！小姐，少奶奶……也續繼地知道了這個小阿失蹤的消息了，都來痛罵與痛打大阿，說大阿欺負了小阿。

大阿好久不敢講話，兩隻死眼錠在菜上，最後，他終於說出了一句很聰明的話：

「我坐在牢獄裏的生活也不過這樣！」

這句話惱怒了少奶奶，氣憤憤地將一盆熱水倒在大阿身上，大阿「喂呀呀……」的一聲倒在地上，東西滾着叫着，哀號着……。

但是，少奶奶，小姐，少爺還在對着大阿痛罵。

五

一直到夜晚，沒有看見小阿回來，少奶奶們又不免在痛罵大阿。而且平素的夜晚是多麼熱鬧，今晚少了一個小阿，廣大的廳中寂寂然了。少奶奶們不覺爲了失蹤的小阿而有些悵然。

大阿受了痛楚是倒在榻上，面孔上腫得不像一個人的模樣，呻吟着，哀號着……。但是，誰還記着

大阿呢？

六

小阿失蹤三天了！完全不知消息。

大少爺因爲少奶奶的心急，在報紙上登了一段以下的廣告：

尋 狗

本公館有美國種獅子狗一隻，尾毛蓬鬆，兩眼伶俐，名小阿，於某月日忽然走失。如有仁人君子將此狗獲得送到者，當即酬洋百元，決不食言。

××路××里××號陳公館啓，

果然！這個廣告很有效力，在廣告登出後的第二天，便由一個衣服破爛的人，將那隻小阿送來。少奶奶得了這個消息，幾乎舞蹈起來，而可愛的小阿，也特殊的在地上走來走去，舉起了眼睛瞅瞅他的主人，尾巴不住地在搖擺……。像好在哭訴他走失以後的悲哀和給於他主人的安慰。

大少原來不給一百元這個狗之獲得者的窮漢，

反說：

「我這狗你是那天偷去的？」

「嘔！那裏？我是在×街捉得的！」

後來，經過了少奶奶的調停，給了這狗獲得者三元
的酬報，那破衫子的人快快然地去了。

七

小阿是回來了，家中又充塞了熱烈的趣。可是，
因小阿走失而得了不幸之待遇的大阿，他自從那天
熱水澆了以後，便沒有再進飲食，一天天沉重起來，
一直到小阿回來的明天，他便死了！

大阿死了！誰還記着大阿呢？誰還想着大阿的死
是爲着一隻狗呢？更有誰去想着窮人的命不如富人
的一條狗呢？

唉！小阿是回來了！大阿却是死了！

游浪的孤靈

我這邊的故鄉，寒冬的景象是早已隨着時流來了。一間孤寂的室裏，在夕陽西下，小孩子們一個個回去了的時候，只聽得室外的風吹動了枯衰的樹木蕭蕭地叫起來，窗外的天穹，一鉤統形的新月，已升到半空。我步出室門之外，由一條小道上——沿着蘆溪的小道——一直地走，走，走，寒鴉，聚在河隔岸的櫟樹上，咕咕地亂呀。蘆荻，由黃而衰黃而枯黃了；隨

着北風的摧殘，發出幾聲瑟瑟的悲叫來，白的蘆花，在那裏搖搖，池水，是依然的清澄，碧綠，漾漾地波動。在這樣使人容易感着舊愁的淒景裏，我是時常得覺得我孤寂的靈魂飄到蒼穹去。好像是迷夢沉醉在暝色深流裏弔影自憐的秋鷹。今天，自然，也和往昔一樣，我的夕陽影裏的孤行，被涼淒之夕的圖畫，深印了我的靈感。

夕陽江晚，

野渡人歸；

幾度亂了碧色溪水，

一箭破了楊柳之烟。

蘆荻江上，

蕭瑟深愁。

秋風吹殘落葉，

誰怨飄零？

憐半載飄泊，

蘆溪岸旁蘆叢中的孤人，悽悲的哀曲，又由風波

裏縷縷地出來了！

一朝歸來，

瞧着故鄉風光，

幽情忡忡。

滿懷惆悵？

唉？如今的歸來呀！

唉！可怕的時流呀！酷劫的人生呀！我想起了沉醉在春之蜜意裏的幾朵玫瑰，現在，都衰落剩着幾枝長條了！壁上的日曆照舊一頁頁的掀去，他告訴我，一九二四年最後的一日快完，一九二五年的一月一日快到，我在鏡前看得我憔悴的形容，在額上添出了幾條縐紋；這是爲人生哀哭的傷痕呢！今天夕陽後的天穹，西天的林樹枝頭，露出一株淡黃，銀紅，紫青，紅碧的漫畫，一顆清晶的孤星，閃閃爍爍地立在那裏，我生長了羽毛的孤靈，又翱翔地飛向那邊去；去，去採着幾朵玫瑰花帶回來，插在我詩之瓶裏。我更憶起了在三年前的蘆溪岸邊，依然是暮色蒼茫，落葉飄飄……可是三年前我是搖蕩在春晨曉風殘月裏的一朵醅釀，清香爛漫的醅釀，含苞微笑的醅釀，幽美天真的醅釀。三年後的今天，我是蘆溪岸旁的衰荻，我是飛揚飄浪的殘葉，菊花籬旁的枯草，榛棘叢中的焦土。唉！我想到這裏我的幾滴清淚，滴滴的下流，滴在岸旁衰草殘葉……之上，但是我只換得幾聲落葉慘淡蕭瑟的安慰，枯草殘葉的復活，要等待着第二回的陽

春到來。三年前蘆溪岸上的我，是青春綠溪旁漫漫的嫩草，晨露裏的嫩草，紫色陽光下的嫩草，柳影深深中的嫩草；那時，我從碧溪波旁的蘆葦裏，採着一些黃色的野菊，清香從風流裏送入鼻管裏，蘆花向着斜日微笑，她——蘋果似的美的她，立在自然的懷抱裏，幫着我一朵朵的採，採，採。她的兩顆光似明珠而深黑的眼珠，含着自然之美，瞧在她所採的花上，黑色的絲髮，覆在額間在微微飛舞。偶然，那是使我感傷的偶然，她的嫩如白玉的纖手，刺在野薔薇——已沒有綠葉的薔薇——樹的棘上，一顆鮮紅的血珠，流了出來。「哎呀！刺了！」她微笑——溫雅美麗的笑——人生的笑——音樂似的說了這一聲！「怎麼？刺了嗎？」我丟下了我採花的小籃，跑上前去，左手抱了她的纖腰，右手握着她那被傷的手指。「痛嗎？」我接着是這樣的一聲問語：「不」，她將玉手兒抱住我的頸項：「不痛呢。」甜蜜的瞬息，便在這裏開着一朵愉快之花。

「唉！我們願我們的這朵花永遠的開着」這是三

年前蘆溪荻叢中兩個採花人相偎傍時的琴裏同調的歌聲。可是東風的摧殘，細雨的打落，便是在這一天夕陽影裏兩個採花人別去後便不能在蘆溪岸上再見了！惆悵感懷！三年後蘆溪岸上的我，孤影瘦纖長倩，隨着孤人東搖西曳，北風在說着孤寂孤寂，野菊中的薔薇，還沉沉地立在那裏，他好像在問着我：

「三年前在我前面流着血珠做你們的紀念的姑娘呢？」「她……她……她」我的清淚代我答覆了她！

我對着西天一個孤立的銀星，悵望地呆立在那裏，我忘却了知覺，忘却了我所在的地方，忘却了蘆荻，風聲，水波……新月吐露着清淡的光芒，大地是淒涼沉漫，我飛蕩的游絲，是怎樣的飛蕩呀！在蘆溪的曲灣處，折向北有一條小橋，蘆溪深深地把小橋埋沒，橋畔的茅亭，在月的流光的柳的流絲的蔭影下。亭前的殘草，漫漫地散佈着。霜色白白地蓋在殘草之上，北風帶着涼意，吹動了柳樹……殘草……我就草叢裏坐下，兩眼深深地瞧着明月，一羣烏鴉向南飛去了。

「秋羅雲薄涼蟾入，金井梧桐珠露濕，銀河案戶

聲西流，夜深烏鵲南飛急。鍊痕遙挂暮天長，新月如鉤欲讓光，十二樓中簾盡捲，不知隔斷是紅牆！盈盈一水橫銀浦，城上烏啼聞戍鼓。刀環望斷玉片秋，砧杵敲殘雲渡古，此時別殿晚風天，紈扇西風又一年。秋屏銀燭涼初透，玉枕薰籠悄未眠。況復高樓愁永夜，天街一片金波瀾，羅帶罔艷下玉階；流蘇月冷臨芳榭，別殿高樓共幾時？仙槎何事獨歸遲？人間悵望銀灣畔，碧海青天那得知？」

在含着痕傷的歌聲裏，清淚也一滴滴的隨流了下來。

我想這漫漫的叢草裏，很可來做我的荒墓，假使我沉沉地死在這裏，月色照在我的墓上，橋上的微風淅淅，橋下的水聲細細，哦！這是最親愛的人兒！我躺在漫草叢中了。並且我想這一回睡去便不再回來！

我的心非常的清淨，妙遠，神幽，放蕩不羈，拿死人骷髏做酒杯的拜倫，蓬頭垢面，行吟山澤的屈原，終日憤悶，結鬱而死的賈誼，闌闌珊瑚貧清一生的陶

潛，我憶起了我們人生世界中的偉人。這幾位真是偉人！他們不像我們的孔二先生，好名，好禮，好些虛空的教義，他們只知道表現他們的人生。什麼也阻不止他們！所以他們燦爛的光，一直流傳到現在——那是他們靈魂之光！唯其是偉人，才有這樣的天才煥發的流露。我最怨恨一班偽老夫子，偽少年老成的青年，偽少年批評家！他們用一種伏在禮教之下的文弱的態度，來渺視大天才！枉屈大天才！辱污大天才！狂癡，只要他是有精神的存在，就是我們的偉大！但是，卑鄙淺薄的羣衆，又有誰人能明白大天才的活動？罷了罷了！拜倫，屈原，賈誼，陶潛，他們的同情者，也不過是我一樣伏在漫草叢中的孤人能知道！

沉默之夜，我被幽靜之神捉去了，我什麼也不知道；只嗅得一陣陣殘菊的清香，和聽得聲聲的淒涼唉！這是死了！我彷彿看見月兒在雲端哭泣。

夢裏的醉魂，幻成片片的詩靈彩蝶，飄向蘆花叢裏，散在溪畔草地上游蕩。忽然三年前的採花姑娘，她抱着長孃的水綠的柔衣——是雲——上面着滿了

繁星，她散着絲髮，她將我那一片片的在草地上的詩靈彩蝶拾起來，放在她那用情絲織成的粉紅帕裏，粉紅帕上發出柔膩的香氣，她的清淚滴在我片片的詩靈彩蝶上。一會兒她拾完了，她乘着雲衣遙指碧空去，她唱着哀哀淒淒的歌聲：

詩靈彩蝶呀！

你是我愛人之魂；

你是我愛人悲淒音樂之聲。

我送你到廣寒宮裏，

葬你在嫦娥姐姐的後門。

嫦娥姐姐的後門。

下有長流泊泊的水聲，

上有蔦深鬱鬱的樹林。

每在風露之晨，

嫦娥姐姐們——

在水中送出歌曲的樂音，

在樹林憑弔你之影。

月兒清明，

滿天繁星。

廣寒宮已快臨。

呀！前進……

呀！如果我真是死了，我真是幸福了呀！但是恐怖他忽然把我送在驚惻之神的面前，我已不能看見我的愛人拿株瘦條在野菊之上搖曳，鮮紅的血流下來變成一朵薔薇花。

「唉！我的我的……我的愛人的手呀！」我大叫起來，忙跑上前去，抱了那薔薇枝，用齒猛力一咬，我一驚惻，醒了，是個夢兒呢！可是我的手指被咬破了！血流下來，夢中的淚花，也在明月之下開了！

蘆溪亭前草叢露多，蘆溪亭後柳浪風淅，橋上的荻花依然搖曳，橋下的流水悲浪涕泣！月光裏的自然萬物，蒼茫淒涼沉寂，唉！草叢中的孤人呀！沒有死還回來！我的愛人呀！呀！那怕是她吹的笙笛吧！聽，側耳靜聽，一聲聲的哀音，訴出她悲哀的心情，幾朵淚花，隨着笛音在飄舞飛零。含着顫抖的傷痕，那也許是她飄飄靈魂？但是，我歡喜你的笛聲，然在你的

笛聲裏，我又黯然銷魂！我知道你愛我的態度沒有變呀！不過我決不願再和你一相見了！我不是不愛你呀，因為我太墮落了，我不能愛你。你或是疑我是死了！那很好，我很願做托爾斯泰的活屍裏的主人翁費低亞（註）。我簡直是一個費低亞呀！我也是一個活屍，我從前也和費低亞一樣的去虛偽的投過海。並且我自殺的宣言已在S報上登出來了！我有一點不像費低亞就是我沒有我的第二個情人馬霞，我沒有進流氓班，我的第二個情人是自然的風光——那也不能怪我呀，因為自然風光誘惑我比馬霞的誘惑費低亞還要過些哩——我進的是淒寂場——費低亞在那裏可以看看淒寂的微笑——還有一層我也和費低亞不同，就是費低亞歡喜濁酒，我歡喜看詩，因為詩是和酒一樣的可以醉人呢……

一天，是明月浮空光茫滿地的一天，長堤上的綠楊下垂，疏疏落落的柳影灑在堤上。微風從西天吹來，夾着紫羅蘭的香氣。溪水是和今天一樣的清澗，倒映着一個明月的耀影。我忽然對你的態度變過來

了！我覺得我是黑暗窟裏的一個罪囚，我欺了你的摯情，我是一個騙子，我的人格未免太喪失了！我沒有學識，更沒上大學，而且我的家庭已代我訂了一個笨蠢氓女的婚約書了！我不能來愛你：假使脫離家庭，我又沒有自立的能力和保護你的勇氣。而且我的家庭更是污濁黑暗呀！唉！我將你淨如明珠的潔靈，不當加上一塊污斑，我寫給你一頁頁的情書，就是我人格墮落的一頁頁的罪惡之賬了！呀！肯夫！肯夫！你為什麼不量力而去愛一個人？她為你愛的花已開了，你就這樣地任她枯萎，你是何等的罪惡呀！假使依樣愛下去，你能保護她不使痛苦來侵害她嗎？不能，那末，肯夫！肯夫！你怎樣！後來我決定自殺了……

這一年的春初，加以我家庭的壓迫我，嗣父因生了兒子而擯棄我，生父與嗣父角爭而不納我，我沒有學費去進南通代師，自殺的神，更距離我近了。

我自殺了，我沒有給一個人知道，更沒有給我愛人知道，月夜裏我到輪船上去，我要投海……

我想投到海中洗去我人格上的污點，輪船逐浪

向前駛去，江水澎湃，月光照在江上，四圍黑暗蕭疎，沉默……我快要實行我的計劃了！我用兩手握起拳頭來，我要跳……唉！我回來了！我覺得我實行這個還早，我還有事沒有做。就是人生責任……我便隱匿在上海去了，在那我想盡完了我的責任，不給我的愛人知道。我在上海，做過工，做過乞丐，做過癡人……

可是現在我回到我的故鄉來了！我是住在一個沒有人知道的竹林中的茅屋裏，在那邊我在讀着離騷……昨天，我的愛人從竹林前面過去，我恐怕她要看見我，那知她認識我了！因為我現在是蓬頭垢面衣服襤褸的癡人，我時常高吟着我的詩。唉！她也憔悴得可憐了……

手指上的血，還在流着，流着，我忽然想起我有一樁必須要做的事，我從草叢中爬起來，兩手插在袋裏，我並不知道我那手指的痛，一步步的走了回來。

……

三年前我在這蘆叢中薔薇花枯枝裏採野菊花的地方到了。我夢中看見我愛人的手掌被薔薇棘刺了，

而咬破自己的手指的地方到了。溪水清明，溪畔草上落滿了白霜，我呆兀地立在那裏，瞧着東西搖曳的薔薇枯瘦的疏枝，悲淒的笛聲依然在嫋嫋的抑揚着呢，「薔薇！愛人！」我呼喚了兩聲。

我回到我孤寂的茅屋裏，開了窗子，月的流光隨時送進來，我拿着一張紙，伸着枝禿筆在月光下寫起來：愛人！你是我的愛人！唉！但是我不當用這個稱呼來稱你，因為你並不是我的愛人，你祇是我心中的愛人。

愛人！你是我的愛人！唉！是的，你是我的愛人！因為我愛你，我愛你比愛我自己還要過些，我愛你比愛我窗前的玫瑰還要過些，你怎麼不是我的愛人？

愛人！你是我的愛人！你是我生命的使者！你是我靈魂的同伴！並且我將要永遠的稱你是我的愛人！我的生命被惡魔張開他那個大嘴要吃下去的時候，我的生命是在狂風裏飄碎一片殘葉一樣，而那時我仍然會帶着傷痕喚幾聲我的愛人！我的靈魂在死之使者刀前，在瞬息之微波裏蕩漾，在顫抖而悽惶，而

那時我仍會帶着悲慘喚幾聲我的愛人！

愛人！你是我的愛人！然而呀！我不敢把這個字示給你，更不敢喚出來，因為我愛你，我不敢把那痛苦加給你身上，唉！我是一個弱者呀！我的生命是滿創着黑暗之傷，我的靈魂是滿受着污濁之痕，我自己還不能保護我自己，我更沒有能力來保護你——雖然，你是我的愛者呀！我是願保護你呀！——假使：「愛人呀！」我喚了這一聲，你答應了，那末，愛人呀！我是知道的，那時惡魔便要隨着你而來——生活的壓迫呀！經濟的苦痛呀……唉！我愛你，我那願把這些送給你？

愛人！你是我的愛人！我想着你就好像我今天夕晚出外獨步所看見的那天西澄晶碧空中的一個明星，孤漫清明，我想着你又像我今天晚夕出外獨步所看見的那溪中琉璃的溪水，淡清潑潑，唉！愛人！我雖然不能愛你呀！但我那願不愛你！

愛人，你是我的愛人，近來你不是常聽得那淒惋的歌聲，和那悲瑟的笛聲相和應？那是我的歌聲，那

是我殘魂紛飛在蒼空濛迴的歌聲，那是我夢蝶搖繞在蒼穹微風的歌聲，我在清晨曉風殘月裏，想起了我的愛人，便會放出這樣的歌聲。在我深夜清露桂華裏，想起了我的愛人，便會唱出這樣的歌聲。我是爲心淚輾流，而發出這樣的歌聲，我是爲靈魂狂泣，而吟出這樣的歌聲，哦！愛人！愛人！……

愛人！你是我的愛人！你近來的笛聲，也是爲你愛人而吹着嗎？你的魂影在你笛聲中飛蕩出來，我在那裏彷彿可以看得，你美麗的，可愛的，憔悴的；而含淚欲泣的血龐，你的心瑟之聲從你笛聲中淒漫的送出來，我在那裏彷彿可以看見，你像我窗前憔悴殘零香菊！哦！愛人呀！愛人……愛人！你是我愛人！你——現在的你——就好像是一個滿貯着甜蜜之酒的酒杯，我——現在的我——就好像是一個好喝酒的人，但是，我決不來盡杯而飲——雖我嗅了酒之香氣而已沉醉——因爲你是我的愛人呀！你——你又好像是沉醉在春的風流裏含苞欲放的玫瑰，我——我就好像是好帶花的姑娘，但是，我決不採你下來——

雖然我看了你的粉紅玉容而已靈飛——因為你是我的愛人呀！哦！哦！愛人……愛人……哦！我快要死了……」

月光依然清涼流茫，霜，窗外的花草漸漸白了。我停住了寫，我木偶般地立起來，兩眼深深地瞧在窗外，一切都沉靜裏，微風也沒有了，只有一陣陣地送來。我忽然地哀叫了一聲：

「哦！我游浪的孤靈……」

深夜……月……霜……窗前的草……（完）

一九二四，十一，十二，文藝社。

「註」「活屍」為俄托爾斯泰所著的戲曲。劇內主人翁費低亞，為一飄浪的青年，而有高尚性情的人。他的婦人麗沙，愛費低亞情感甚摯。費自覺墮落行為不足愛麗沙，流浪於流氓班與流氓女馬霞相愛，而願麗沙與其友維多相愛。維多幼年即愛麗沙，為人道德高尚，與麗沙友甚潔，費亦知之。費以自存他倆之愛定不能現實，即想自殺，為馬霞知，未果實行，馬霞乃使之偽自殺。衣服等物率在河上，費已他去，而說

是溺在水中了。後爲軍官所知，當庭究訊，費大罵法庭人而自殺。

付印的時候

我這集子，在我忙迫四天之中，把牠完成了。因爲自己感着這集子的幼稚，不藝術，沒有表現的力，和得了我愛人已死的消息，我不能不在這付印的時候而來說出幾句感傷的話。

我是一個棄於家庭，絕於朋友，擯於親戚的一個人，我所以如此，並不是家庭，朋友，親戚的絕於我，是我絕於家庭，朋友，和親戚。因爲，在五年以前，我

曾因家庭內的黑幕，以致引起了我不對整個的舊社會，我由脫離家庭，失業，當兵，入獄，一直到現在，我依然是在反對舊社會。

但是，因了這，我便絕於家庭，朋友，和親戚。我記得我從前在農村之間做農民運動的時候，我身上穿了一套破的短衣服，腳上也沒有鞋襪，有幾個和我相識的農民向我道：

「先生：你家裏很好呢，你爲什麼不回家去享福？」

我聽了這句話，幾乎憤怒哭泣，哦哦！幸福，幸福，現在的社會那裏有幸福？哦！假使我們個個人去過幸福生活，那農民們，你們永遠去做奴隸吧！你們永遠在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層層壓制之下吧！

這次，我因爲我的朋友們被捕了！我不得不逃亡到上海來。在逃亡的一夜，從友人那裏借來幾隻大洋，在途上和蘇蘇都用完了！上岸後，走到現代書局。而編者不在，到春野，到創造社，哦哦！我們這些流亡的鬥爭者，誰來理我？在創造社遇了李某，他無精打

采的點了點頭，便走了！好！我們不同是無產者嗎？我們不同是站在一條陣線上嗎！我們過去不是在一個地方工作的嗎？爲什麼不理我？難道因爲你身上有一套漂亮的西裝嗎？哦哦！好東西！

我氣憤不過，大文豪那裏我也不再去了。

不得已跑到泰東，我在未到泰東以前，有點顫抖，因爲數月前我曾因一時的感情衝動，對他們不滿意了一陣，現在很覺得有點後悔和慚愧。但是呢！現在一元錢也沒有了，只有老着面皮進去了。

到了泰東向一個不相識的朋友去借了五元。

在上海住了五天，我神經失去組織與動作失去常態，給了蘇蘇很多的取笑資料，結果，我只拉長喉嚨叫道：

「哎呀！別要笑了！你應當要認識現代社會制度的罪惡，我這些舉動都是社會給我的創傷呀！」

終究，四天的努力，我的這集子是完成了！但是，親愛的朋友們！這還談不到什麼藝術，作風，形式，以及……請你們原諒我。不過，我還有一點可以安慰我

的朋友，就是在思想上我們有一個共同的趨向，在行動上我們有一個共同的途徑，我們都是站在打毀舊社會的文藝立場上，來鞏固我們的戰線的呀！

雖然我的作品總是幼稚的，不是無產階級的文學，然而，我希望我的朋友，去努力無產階級的文學，築起無產階級的文學新階段。

朋友們，在三數日內我又要到破落的封建社會裏去了！在那裏，真的，才無生趣呢！但是，在這樣的社會中，那裏有生趣呢？無產者的我們，也只有鬥爭中去創造和建立我們的生趣呀！

我對於文藝，愛人……是我所不想的了！我更有何工夫去想？我的文藝是如此的沒有希望，在我這篇稿子付印的時候，我從友人那裏得了我愛人已死的消息。我於流淚之餘，便寫了一篇哭泣，以紀念我愛人的死，哦！死！死！死！在鬥爭之中去死！

我更希望我的朋友，別要拿着筆在紙堆之中去死，別要在愛人的懷抱之中去死，要在工農兄弟血潮屍身之中去死呀！要在敵人的槍聲之下去死呀！朋友

們！現在是直接鬥爭的時代，我們要認識我們的時代！
文藝，這又算得什麼？

唉！我又發了一大堆的牢騷，朋友們，請原諒吧。

末了，我感謝蘇蘇代我校正。

笑與死

定價大洋五角
函購寄費八分半

版 所
權 有

著	者	顧	仲	起						
發	行	泰	東	圖	書	局				
印	刷	泰	東	印	刷	所				
出	版	期	一	九	二	九	年	十	一	月
印	數	一	一	一	二	〇	〇	〇	冊	

總發行所

上海泰東圖書局

冬天的春笑

蔣光慈譯

定價五角

這本書包含新俄短篇小說八篇。原作者大多是新俄享着盛名的現存作家。裏面有描寫着沒落的大地主，有描寫着革命前後的風波，有的使我們驚奇，有的使我們嘆息，誠為現文壇上不可多得的佳作。全書完全由譯者從原文譯出，尤能保持新俄作家的情調。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